

說部叢書
第三集第十九編

紅鴛鴦豐潔

上册

上海商務
印書館
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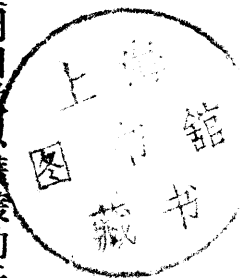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01 0228B

紅鴛豔牒卷上

第一章

時當中秋前後。某日清晨。馬恩湖畔的山谷中。烟霧迷漫。周圍緣以叢叢的奇樹。壘壘的高峰。東方曙色朦朧。似欲奪霧而出。其勢恰如雄師破敵。一霎時。摧殘得團團的濃霧。退避惟恐不及。霧障的上面。忽地發現一種聲浪。起初不過如秋蟬低唱。漸漸愈近愈大。彷彿似猛獅怒吼一般。只見有一隻麻布合金類製成的巨物。振着雙翼。向西南方狂飛而來。形狀恰像一個鴿子。似乎將往巴黎來的法國軍隊那方面去。巨物之中。坐着兩個人。渾身穿着堅革製成的服裝。連頭帶臉都套在革製的帽中。一雙虎目。從面具的玻片中。透出鋒銳來。一時竟不能辨二人屬於何種何國。惟有曾經服過戰役。并習過航空術的。方知



這是協約國的偵探隊飛機。自從這飛機出現之後。蒼狗白雲。變幻不測。奇情怪事。層出無窮。讀者心中。凡有宿愁積悶的。不妨一看。以後的情形。便自然而然的。心曠神怡了。話說那時初出的日光。猶如一把寶劍。在那五里霧中。劈出一條大路來。飛艇便從這一條大路上行去。飛艇的下面。人馬喧擾。卻是一隊騎兵。奔騰如飛的追逐過來。人人仰面向着空中。趕來趕去。直如瞎子趕蜻蜓一般。可巧那知趣的薄霧。向兩邊一捲。登時顯出飛機的真相來。那騎隊的隊官。乘着一輛日耳曼式的汽車。沒命的趕到。只見他把手往上一揚。撲的一聲。一顆子彈。直破雲霄而上。後面騎兵也一齊解下短銃。不管三七二十一。沒命的向上亂射。霎時間。砰砰礮礮之聲浪。連飛艇中人都聽得清切。虧那司機的人。手術敏捷。把那單翼式的飛機。左旋右轉。指望敵人無從瞄準。嘴裏還問同伴說。快講。來的是甚麼樣人。那同伴道。我看好像是烏蘭種人。帶着奇形怪狀。

的毛纓軍帽。胸前有一塊白的。確是衝鋒的馬隊。那掌舵的罵道。有鬼嗎。說着。把機往前一衝。又往斜刺裏這般一拐。接着又道。我要知道實在的情形。快取遠鏡來看。我這裏要向他們那邊轉了。快看。是不是頂着骷髏章的騎兵。你纔講的那胸前白色。是不是一付頭骨。合兩根十字形架着的枯骨。那飛機旋轉時。霧已退了好些。下面的騎兵。這纔能覈看得真切呢。看他左旋右轉。好似小孩兒看風箏一般。着實有趣。便有幾個人跳下馬來。恭恭敬敬的。屈了一膝。跪在地下。架起鎗來。準備飛機飛得臨近時節。孝敬上去。果然那飛機好如蜻蜓探水一般。往下這般一掃。掌舵的只聽得後面嚷道。頭骨合十字形枯骨。一些兒也不錯。他便將機又往斜刺裏這般一擺。其勢便如怒箭離弦。直射向前去了。又往上一個穿山勢。說時遲。那時快。濃烟起處。山谷爲震。不消說是下面屈膝的人。孝敬上來的一排彈丸了。霹靂一聲。機前的指風針完了。乒乓一響。機

身上又着着實實的受了一下。打千里鏡的那位。忙丟下鏡子。舉起鎗來。碰的一聲。回敬了下面一鎗。那彈子不偏不正。恰恰望着那風馳電捲的馬隊射去。又聞颼的一聲。好似將一塊溼布拍在一塊牛肉上的聲音一般。機上的開鎗人中了要害。手中擊着的鎗。已離了手。往下飛去了。身子向一邊一歪。上半身靠在機邊外面。那機隨勢這般一偏。他身子越翻越出。不消一刻功夫。早就自由自在。無倚無賴的。做了一個飛將軍。從天而下。直向那漸就消滅的霧裏去了。掌舵的向空歎一聲天呀。立刻將機向上猛進。又突如其來。倒退了一段路。伸手摸得一物。向那騎兵頭上擊去。卻見一股烟在馬隊左旁崩出。掌舵的便自言自語道。不消說了。沒有打得中。可憐。我在機上。又要掌舵。又要打人。天然是百無一中的了。老薛得奈。可憐你。那樣的滾下去。就便跌不死。也得做了他們的刀下之鬼了。別忙。骷髏章是他們拱衛軍的特別標識。這裏面有些奇

怪待我回營去報告。這是緊要的消息。說着便筆直的駛向自己的軍隊那方奔去。

爾時雲消雨散。天色乍清。飛機穿谷之時。全谷的景物。一目了然。馬恩湖中的水。反映着陽光。從那密密層層的樹林裏蒸出異彩。猶如萬道金龍。從海底躍出。俯觀兩旁的樹木。恰如一片青草。一塊塊的田畝。好像一隻棋盤。田裏的五穀。早經收割淨盡。禾草四面堆積。這邊是幾所大屋。那邊又是幾所小房。有一個煙囪裏。一縷縷的衝出烟來。可以證明是人家居戶。山村氣象。真個清閒。陽光斜射在一家農人屋上。屋面有三五個白鴿。鼓翼飛躍。見了飛機。以爲是同類到了。便也撲簌簌的隨着飛來。大小雖然不同。模樣卻相彷彿。看他們並駕齊驅。煞是有趣。掌舵的搖着頭想道。可憐這一方的居民。他們做夢都做不到。昨日晚上。在前敵的一隊國軍。已經敗退進境。敵兵一隊跟着一隊的。隨向

這村落中追來。這村落的命運。尙不知道是怎麼樣的。還是被敵人刼殺淫掠。畢竟燒得一個寸草不留呢。還是不過經一番擾亂。攪得個雞犬不寧衣食失所罷咧。但看剛纔天上飛下來的那位周身革裝的軍官。也就穀了做他們的榜樣了。諸如此類的悲觀憫念。在那掌舵人革帽護住腦袋裏。搬來運去。轆轤不絕。老實說。照這樣的一片清靜地。霎時間便要變成逐鹿之場。也就可惜得狠。又想到那敗退下來的國軍。就該在此村落駐紮。斷住敵軍的氣勢。纔是道理。怎麼竟往別徑逃回去了。忽然心神一震。覺得身子往前一擺。仔細聽去。那軋軋作響的機聲。竟響得不勻了。阿呀。不好。莫非壞了機了。他便聚精會神。竭盡操縱之術。掙扎了半天。兀自無效。竟是越弄越糟了。將眼鏡略略推開。眼睛向油箱的表上一瞧。哼。那標針差不多就要到零度上了。表明油已用盡。猛然想起剛纔的事。便道。我早就料到剛纔的彈子。中在金類的東西上面。定是打

破了油箱。把箱裏貯滿的油漏了個乾淨。於是喊一聲天哪。往下面村落間一看。心想既沒有油。萬萬不能再行。惟有擇一個妥當處所。落下機來。再作計較。只見前面不遠處。有幾座小塔。幾所房屋。直向自己身邊飛也似的過來。屋邊有叢叢的小樹。又有許多小屋。四面圍有石牆。連綴了幾座矮塔。團團圍成一個大場落。但見那陽光斜射村中的小塔頂上。燦爛作黃金色。景致極其佳妙。仔細打量。前面離那敞開的大門不遠。靠牆腳處。有一塊平坦之地。安置飛機。恰恰合式。卽時按停動機。那飛機便平平穩穩的向那指定的地點振蕩而下。不一時橡輪着地。飛機登時停止。司機人爬下機來。將革帽和面具向後一推。往四下裏一看。這時候帽簷搭在頭頂上。露出那修短合度的棕色頭髮來。只見他是鵝蛋臉兒。高直鼻樑。一雙藍灰色的眼珠兒。雙眼皮兒。天平飽滿。地角豐圓。身上穿着飛行隊製服。益發顯得他精神抖擻。氣概非凡。身子不長不短。

約摸五尺八寸。舉日向西北角上來的。那方面看過了隔江的小山。又轉到西南角的山岡上。漸漸回到自己站立的所在。心下納悶。怎麼這古堡中竟無一人知覺他這飛機下駛的呢。再看這古堡中。實在寂靜已極。又看那鴿巢的屋頂。好像這屋子和小說所載的。甚麼古代神怪的砲臺相似。那模樣兒確是古怪。再一望到自己的飛機。皺皺眉頭。已不堪復用。轉過身來。向大門邊直奔過去。尙未及門。忽然立定了。伸手向頭上去摘帽子。卻忘了自己帽子。久已掛在腦後。早就禿了頭哩。那時門裏忽然閃出一個人影來。好教這少年永世不能遺忘。原來第一入他眼簾的。便是那人兒的一身異彩。神光離合。撲朔迷離。入後方纔看明。是個女郎。那女郎見他舉手。要想脫帽。也就立定出神。好像要等他先說話的意思。只見他頭上烏雲壓頂。黑烏烏的青絲。從那皚皚白雪的酥膚上。如雲如霧。一絲絲的蜷將起來。蜷的根根可數。那雙秋波。正如頭髮一般。

顏色。將他的臉色。比起雪來。似乎白中帶紅。宛如雪裏紅雲。又如一朵嬌豔的玫瑰花。映雪盛開。不要說餘霞散綺。無此美麗。就是畫工恐怕也萬萬畫不到哩。一身穿着黑色衣裳。曙光照在那風吹得動的窈窕身材上。越顯得美豔無倫。那一雙冰潔的玉筍和臂膊。從那黑袖底裏露出來。越發顯得白了。那時從飛機上下來的少年。鎮定精神。目不邪視的操着法語道。姑娘。早安呀。請問姑娘是不是這貴堡的主人。我爲勢所迫。不得已誤落在貴地。實在是冒昧的很。一回兒那緋紅的小嘴唇兒。嘻開。登時露出一口雪白的玉齒。笑容可掬的答道。將軍。這小堡確是屬於我家的。我便住在這屋裏。剛纔因見將軍辱臨。敝地所以特地出來探問。但不知將軍是從何處來的。那少年點點頭答道。這樣說來。待我自己報上名來。何如。我是英國飛行偵探隊長。第茨莫列斯。姓莫列斯。名那女郎聽了。登時笑逐顏開道。原來是自家人。是我們協約國的將軍。我

便是秦璠村的秦璠。姓傑。桂林。名專誠出來。歡迎將軍的大駕。請進寒舍去。待我可以略盡地主之誼。還有一層。將軍如若講法語不便。不妨改講英語。第茨莫列斯道。這倒無須。我生長在貴國。還慣講得法語。多蒙姑娘的盛意。使我感激得很。我現在只要有幾個立脫的煤油精。便濟事了。或者借一騎牲口。不論是甚麼東西。只要能彀使我趕路。也就行了。那女子聽說。登時斂住笑容。寧神半晌。目光便閃到那牆腳下的飛機上去。口中說道。你那飛機怎麼樣。那隊長答道。油箱漏了。剛纔飛在一隊德國馬兵上面。機上受了一顆子彈。將油箱打了一個窟窿。油已漏盡。機便停下到這裏來。唉。這纔是要命呢。我還有緊要的公事。須得立刻回營報告。越快越好呢。秦璠姑娘道。回到咱們的軍隊那邊麼。如今在那一邊嗎。言時。面色格外的白了。第茨莫列斯點頭問道。姑娘。怎麼還沒知道呢。真是怪事。難道說他們竟從這堡的左右兩條路上逃回去了不成。

嚶。天吓。姑娘貴堡正在兩軍的中間。這是必爭之地。姑娘。你狠可以走了。這
個地。像姑娘一般的人。實在不宜久留。現在決不能再留了。姑娘你早就該
走了。我們軍隊尙且退了回來。姑娘你怎麼還在此地。那女子躊躇半晌。好像
在那裏出神。沒聽得他的話似的。只聽他勉強答道。這裏面卻有好幾個原因。
家父便是秦璠少佐。他老人家。如今在二十三標當差。芾茨莫列斯道。那還在
北方呢。女郎道。不錯。但是我許久沒聽得家嚴的消息。我這堡中所有的少年。
在政府下動員令時。一齊從軍去了。留下家嚴的親姊妹和我在這裏。等候秋
收。這是初起戰事預先決定了的。後來家姑母病了。至今尙不能起床。說到這
裏。頓了一頓。又將手往西南方一指道。先生實在不瞞你說。誰指望咱們的國
軍卻在那一邊呢。話雖如此說。可是承蒙將軍來報這個消息。實在感激得狠。
隊長道。請姑娘自己想想。約摸十個噤羅邁當之外。我親眼看見有骷髏章的

馬隊趕過來哩。傑桂林姑娘聽了。朱脣緊閉。立時把那小嘴脣兒變成了一條紅線。說道。真有這樣的近嗎。將軍。你可以設法將油箱修好不能。倘然可以行得。我量力尙能供給。你十個立脫的煤油精。第茨莫列斯聞言大喜。咬一咬嘴脣說道。我也不知行不行。我還沒瞧過。但是姑娘你這話何不早些說了出來。豈不更美些。說罷。急忙跑到飛機前面。將那受鎗彈的部分略略的打量了一回。傑桂林也慢慢的跟了過來。看那飛機。倒狼覺得有趣。只見第茨莫列斯用手撫摩那空油箱。打算如何可以草草修整之法。他自己縐縐小眉頭兒。回首向東邊山岡那一帶出神。第茨莫列斯驗畢。轉過身來。向他說道。盡我所需的。不過是一塊軟木。合一條帶。將他來包裹軟木。塞在這破口中。我自己有現成的帶。只短了這般大一塊軟木。說着。便伸出一個大拇指來。做做樣子。又道。有了軟木。我只需十分鐘的功夫。就可以補得好了。女郎點點頭道。你等一等。待

我去取輦木去。再教僮僕們去取油。說罷。女郎急忙轉身。向門那邊跑去。剛跑進門。便不見了。這裏第茨莫列斯咕嚕著道。好。實在是真好。這樣的一個女子。實在難得。你看他聽我訴說德國馬隊追來。以及他自己身處危境的一番話。卻是並不驚慌。顯見得是不屈不撓。有十分的定力的人。真是千妙萬妙。無一不妙。我今日的運氣真好。被我選到這一個好地點。來停我的飛機。說着。從衣袋裏掏出烟和紙來。捲成了烟捲。取火吸着。身子斜靠着飛機。眼睛向着東北方那邊。呆望出神。望了半晌。又自言自語道。美是美了。好是好了。便怎麼樣呢。我又不能常在這裏的好也無用。

卻說那軍官連神吸烟。看看一支烟吸畢。便丟下殘烟。身子立一立直。魂靈漸漸歸竅。便見那女郎已經趕了回來。因爲走急了。臉上微微的現些桃紅色。益發顯得嬌艷非常。伸出一隻手來。向上展着。獻上一掌的輦木。口中還氣吁吁。

的說道。在匆忙中。盡我的力。不過找出了這些。葛勞克斯姓披雷。名和他的孫子。正在那裏忙着搬煤油精來呢。第茨莫列斯低下頭去。選了一塊輓木。仔細看那纖手。覺得有些兒發顫。那藏在黑衣裏面的酥胸。一上一下。隨呼吸而動。倘在別的時候。這軍官便不免要找些話來搭訕了。無奈事情急了。心中只急急的要準備動身。那裏還有餘閒功夫說話。所以便伸手選了一塊輓木。閉口不發一言。急忙轉身。爬上飛機。用螺旋鉗將輓木塞進了那窟窿。又從器械匣中。取去黃胰來。將輓木的周圍。滿滿敷過一遍。然後將一捲電器匠用的帶子。鬆開。連輓木帶黃胰團團的在油箱上。纏了一個結實。方纔開口道。我這破油箱。已經塞住。萬不至於再漏。我惟願法蘭西貴國。也有這力量。將這樣緊要的關口。抵塞住了。不容那日耳曼人。越雷池一步。那便好了。當那軍官工作之時。女郎也寂靜無聲的。在那裏旁觀出神。如今聽他開口。方纔高聲答道。法蘭西

國家嗎。將軍且看後來。法蘭西終究要得勝的。如若不得勝。還成個法蘭西嗎。女郎話雖如此說。嘴唇卻有些兒顫動。復又正色的喊一聲我。我那親愛我的法蘭西阿。接着又道。將軍請看。煤油精取來了。第茨莫列斯聽了。心滿意足的笑道。姑娘真有煤油精嗎。女郎道。已經來了。第茨莫列斯掉過臉來一看。見是一位老者和一個孩子。正在那裏手裏拿着東西搖搖擺擺的來哩。一個提了一箱煤油精。那一個捧了一隻漏斗。一個是呼腰曲背。滿面皺紋。活像是一個畫中的老農。那一個卻赤着一雙腳。嘻皮笑臉。生龍活虎般。帶跳帶跑而來。分明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子。當下傑桂林姑娘扶了那老人的手腕。向軍官介紹道。這是葛勞克斯。姓披雷。名他還有一個兒子小披雷。如今從軍去了。這是小吉恩。是他的孫子。孩子可憐。他已是個孤兒了。就是他兩留在家中。幫着我們婦女們在田間做活。說時那老人和小兒便走近第茨莫列斯身邊。獻

上手中的東西。第茨莫列斯接了。隨手將漏斗安好。舉起油桶。將那有錢無覓處的煤油精傾在飛機上的油箱裏。又將油箱口的螺絲旋好。丟下空桶。然後背轉身來。向秦璠姑娘道。我如今雖然受了姑娘的惠。因事情大了。卻不敢空口說白話。向姑娘稱謝。我只能說。姑娘將這煤油精報効與法蘭西國家的就是了。姑娘你道是不是說着。又伏在機上試驗過火力。點點頭。站了起來。正打算把帽子戴正時。忙又說道。我未行之前。還有一言奉告。姑娘你無論如何。終得設個法子。早離此地纔是。據我的意思。你如果能聽信我的話呢。這個時候。立刻就該走了。那方來的追兵。不久就到。你不宜在這裏等他們到。我雖然不信外面的謠傳。說的他們那樣的殘暴。但是軍隊中人多良莠不齊。難免就有害羣之馬。雜在裏面。姑娘你也何苦在這裏將身嘗試呢。女郎聽着。朱唇緊閉。半晌。方言道。實在爲我姑母病重了。不能起身。所以我也不敢走。還有一層。我

聽說他們敵人對於不施抵抗的人民並不十分加害。我們這合堡中的人不過是些老弱婦孺而已。眼前那有甚麼抵抗的能力呢。蒹茨莫列斯爬上坐位。祇是把頭亂搖。你想他看着這般一個伶仃無依如花似玉的女郎。不久就要深入虎口。身歷危境。自然怪不得他。心中要百般的愁悶。萬分的不滿意了。忽又繼續進忠告道。姑娘這樣的冒險嘗試。我終究是不放心。姑娘。我心裏有一句話。早就要說出來。祇怕有些冒昧。所以不敢講。如今可不能不講了。總而言之。姑娘。你長的太美麗了。不宜於這樣的嘗試。你家裏既有這煤油精。當然就有汽車。或是別項的車輛。有了車子。令姑母何嘗不可以坐了跑呢。秦璠姑娘點頭憨笑道。不錯不錯。家裏現放着一輛汽車。言畢。似乎有些躊躇的意思。葛勞克斯披雷舉手作勢道。但是煤油精呢。女郎急了。忙叱一聲披雷。打斷了那老兒的話。蒹茨莫列斯見了納悶。不知他葫蘆裏賣的甚麼藥。忙掉過臉去。向

老農問道。煤油精怎麼樣。那少年問話時。心中急於要知道其中原委。大有迫不及待之勢。女郎心裏何嘗不明白。不過不願老農說明罷咧。一時老農便跼促不安起來。嚇得頭也不敢擡。倒是那小兒不知其中的奧妙。看了半天。忍不住插嘴說道。先生油在這個裏面呀。說着舉起小手指那飛機上的油箱示意。又道。先生這油是我們爺兒兩從汽車裏取出來的。第茨莫列斯這纔明白。剛纔美人的憨笑以及不願討論逃走方法的緣故。心想這姑娘實在可敬可感。看他雖是胸有成竹。卻能不露聲色。談笑之中。毫不顯露一點。想到這一層。少年也忍不住了。把心一橫。方寸之中。早就換了主意。於是掉過頭來。一雙俊目。衝鋒般直衝過來。恰恰與美人的秋波相合。四個眼珠兒。鍼鋒相對。都含着似抱怨非抱怨。似憐惜非憐惜的一種奇怪樣兒。就令全世界的畫師會齊。只怕也畫不出那一付情景來。卻說那少年當下寬着嗓子說道。你好。你想把這油

盡行給了我。讓我安安穩穩的走。你自己卻不留一點餘地。萬一到那一髮千鈞的時候。你憑着甚麼東西去逃生呢。不行。我也不去了。你且進去。請你那姑母出來。待我將這油傾出來。重新裝在汽車裏面去。咱們三個人。同坐汽車走。要是。有。危。險。咱。們。就。在。一。塊。堆。兒。死。也。好。這。勞。什。子。我。也。不。要。他。了。說。着。便。想。跳。下。飛。機。來。傑。桂。林。姑。娘。臉。上。本。已。紅。了。今。見。他。當。真。要。跳。下。機。來。一。想。不。妙。登。時。急。得。變。成。了。白。色。瞪。一。瞪。目。輕。啓。櫻。唇。喚。道。慢。着。你。須。知。道。我。並。不。是。專。爲。了。你。就。如。你。剛。纔。所。說。的。我。爲。來。爲。去。是。爲。我。的。祖。國。法。蘭。西。你。如。今。且。別。忙。儘。可。留。着。這。油。不。動。聽。我。講。你。心。中。要。是。有。不。安。之。處。不。妨。就。算。是。爲。救。法。蘭。西。而。用。的。就。是。了。至。於。我。的。那。部。汽。車。只。怕。走。不。得。一。個。噠。羅。邁。當。裏。面。就。會。炸。裂。了。到。那。時。節。又。怎。麼。樣。辦。呢。那。不。過。是。一。輛。舊。車。因。他。不。適。於。軍。用。所。以。將。他。留。在。這。裏。你。肩。上。的。責。任。重。大。已。極。依。你。現。在。所。說。的。辦。法。就。得。多。耽。

悞許多光陰。我們在這裏。耽悞得你已經穀了。你飛下來之後。到此刻。至少也有一點鐘的光景了。你不必再嚙嚇。我當初講起煤油精的時候。早就決定了。這犧牲的主意。現在我的祖國法蘭西要用我。這油。我便是法蘭西的女兒。這一點兒小事。都不肯犧牲。還算得是個人嗎。所以我孝敬這油。給法蘭西。是我的天職。是我的本分。與你毫不相干。你儘可不必管我。你對於法蘭西國家的責任。比起我的危險來。還要重大。到萬萬倍。你在這裏。多管我的閒事。只顧憐惜了我一個人。就是不能盡職。第茨莫列斯將軍。你快走罷。我如今代法蘭西發命令。要你走。第茨莫列斯道。哼。我去便去。但是撇下你姑娘在此。毫無一些保護。怎麼樣呢。我的天哪。我心碎了。肝腸要寸寸的斷了。不忍極了。你瞧這裏。他們把我的飛機。尙且打這們一個窟窿。你那裏受得住呢。姑娘。你聽我的話。請進來罷。待我帶你到平安處所去。女郎。此時呼吸益發的短促了。忙道。那麼。

你要我留姑母在這危險的地方。我卻獨自一個人逃走嗎。將軍。你要。是。將。我。當。做。一。個。無。膽。略。的。女。子。那。就。是。你。錯。認。了。人。了。第。茨。莫。列。斯。心。下。沈。吟。暗。忖。這。姑。娘。好。生。利。害。又。見。他。雖。是。有。些。氣。促。然。而。英。特。之。貌。凜。凜。動。人。便。也。佩。服。道。我。看。姑。娘。美。而。兼。勇。使。我。無。限。的。欽。佩。只。是。秦。璠。姑。娘。你。那。裏。知。道。這。裏。面。的。輕。重。利。害。呵。忽。聞。葛。勞。克。斯。披。雷。嚷。道。你。們。快。看。那。邊。來。了。說。着。將。手。往。西。北。方。一。指。只。見。一。個。馬。兵。遠。遠。的。趕。來。了。頭。上。戴。着。一。頂。蓬。蓬。鬆。鬆。奇。形。怪。狀。的。帽。子。騎。在。馬。上。四。面。上。下。仔。細。的。打。量。這。裏。兩。個。人。眼。睜。睜。的。望。着。他。怒。目。揚。鞭。對。着。這。邊。過。來。一。面。又。舉。手。號。召。後。面。的。馬。兵。第。茨。莫。列。斯。喊。一。聲。天。呵。騎。兵。到。了。如。今。怎。麼。好。剛。纔。我。遇。見。的。一。定。就。是。他。們。了。姑。娘。你。看。上。帝。的。面。上。上。機。來。罷。你。走。了。之。後。他。們。決。不。至。於。傷。害。你。姑。母。我。很。知。道。他。們。不。至。於。擾。攪。病。人。的。那。知。憑。他。說。的。天。花。亂。墜。秦。璠。姑。娘。兀。自。不。理。只。急。白。了。臉。搖。頭。

說道。隊長。我本是個軍人之女。我決不怕他們。第茨莫列斯沒奈何。只得說道。罷了罷了。料想我多留在這裏。非但無益於你。而且我是個軍人。或者反要累你。秦璠姑娘尙是從容不迫的含笑道。如此將軍再會罷。我早就勸你走了。第茨莫列斯愁容滿面。好像是個病人似的。將手推正了面具。說一聲珍重。又道。萬一他們不能久留在這裏。我還要到這裏來。哩。咱們再相見時。但願得姑娘平安。你這裏有人幫我轉翼子。待我飛上去便好。忽聞撲的一聲。一顆子彈早就從他身邊打過去。着在牆上。登時打出一陣灰沙來。第茨莫列斯轉臉朝着發槍的方面看去。只見許多馬兵。從山岡上蜂擁而至。帶跑馬帶放槍。震得耳中似雷聲般響。這飛行家背轉身來。對女郎道。你趕快進屋去。無論他們要你做甚麼事。都不可以拒絕。要什麼。就給他什麼。他們要是問起我來。就說是下來修整一點飛機上的機器的。向你們要人幫幫忙罷咧。披雷。你將那前面的

東西旋轉過來。這時候老農聽了那裏槍彈聲響。早就慌得縮做一團。倒是那女郎趕過來。推開了老兒道。披雷別忙。將軍你趕快引火。我曾經幹過這事的。待我來轉。你道可好麼。第茨莫列斯點頭示意。這時候耳中的槍聲彈雨和眼前素昧平生的女郎。老人小童。站在那具絕大魔力的飛機旁邊。女郎伸出纖手。轉動那螺旋葉子。這許多的情景。影在少年的腦筋中。疑是一場春夢。趕着引了火。開了塞口。舉起頭來。又見那女郎葱尖小手。搭在灰塵堆積的葉子上。櫻桃微啟。胸部聳陷。用盡了平生之力。方將那葉子慢慢地轉動。一轉。兩轉。三轉。越轉越快。只聽得豁喇喇的一陣響。那飛機早就馭空而上。傑桂林急忙退後。看那飛機滾滾蕩蕩。往前飛躍。越飛越高。越躍越遠。忽然間一陣排槍。這些馬兵正在那裏癡心妄想的。指望他們的子彈。個個能擊射中飛機的要害。將飛機打將下來。他們好去立功。豈知打了半天。還是空忙了一場。那飛機非但

穩健如常。而且機上的人。尚在那裏伸出一隻手來。左右擺動。以示作別的意思。說時遲。那時快。飛機飛得越遠。騎隊卻離堡越近了。傑桂林姑娘倚牆而立。看那馬隊來勢十分洶湧。凝神看了一看。將手按住胸口。再看那飛機時。已是漸漸的衝入雲霄。看不清了。方始放心。念一聲法蘭西萬歲。葛勞克斯披雷牽一牽女郎的衣袖道。姑娘。咱們進屋裏去罷。女郎聞說。便轉過身。進了大門。想到自己生長習慣的快樂家庭。一霎時間。那些馬上的健兒到來。尚不知這家宅命運如何。自己的命運。又不知如何。只得委之於長歎一聲罷了。

那時老披雷戰慄問道。姑娘。這大門要關麼。女郎正在那裏凝神思忖。一聞此言。便怒叱道。那當然是不用關的了。關了有甚麼用處。披雷你別這樣傻了。卻見那老頭兒作態道。我想關了門。咱們就可以不理會他們。或者他們看見咱們關了門。以爲這是個荒村。沒有用處。就往前走了。傑桂林搖頭道。豈有此理。

他們決不是這樣蠢的。況且他們早已瞧見了咱們了。這時吉恩忽然從門口趕到他祖父和女主人身旁。也高聲嚷道。他們到了。戴着皮毛的帽子。骷髏的徽章。不知道有幾千幾萬呢。話還未完。忽聞大門外有一種嚴酷暴厲的喧嚷聲。夾着許多馬蹄聲。鐵器相撞聲。絡繹不絕。便見一匹馬當頭先到。衝入大門之內。隨後又跟來一騎。雙雙怒馬疾馳而至。蹄鐵與門前石階相碰。火星四射。再看前面馬上那人。軀幹雄偉。面色紫赤。與牆上的紅磚略相彷彿。嘴邊留着陸軍式的深黃鬍髭。後面那位。胸間橫着短銃。手指還搭在那短銃的後膛上。好像是準備隨時施放似的。兩匹戰馬。不快不慢的。向着這位女郎。和那不寒而慄的老人孺子身邊行來。行得相近。那前面的軍人。勒住馬韁。將馬頭往橫裏一帶。馬就停了。只見那人禿頭禿腦的。操着牽強的法語問道。這是什麼地名。傑桂林答稱是秦璫堡。軍人又問道。是你管轄的麼。傑桂林答稱眼前確是

歸我管轄。那德國軍官便道。既是如此。你且聽我的命令。我便是司令官施典華特奉總司令的命令。諭你們立刻歸降。傑桂林嫣然一笑。指着老披雷和小吉恩答道。我輩願遵總司令的命令。但是將軍請看這裏。老的老。小的小。難道說還有抵抗的能力不成。那司令是個粗人。不知道傑桂林話裏有刀。並沒有咀嚼出那意味來。當下便道。這樣甚好。我們還要你們供應糧草。備人馬的食用。或者還要別項的東西。也未可知。總而言之。我們凡有所需。你們就該供應。不然。就有許多不便之處。說時。一眼瞧見披雷在那裏。渾身顫動。便急問道。這是甚麼緣故。傑桂林冷笑道。大約是害怕罷。他們聽了許多的謠言。本已心驚膽戰。今日將軍突如其來。他們並沒料到。自然格外害怕了。施典華特聽了。也不說什麼。捲着紫鬚。轉身向後面那人道。咱們就駐紮在這裏罷。你去吩咐騎兵下馬休息。休息之後。再歸隊去。騎兵奉命。行過了禮。轉身走出門去了。一時

又聽得牆外軍械搬動的一片聲響。這司令官也下了馬。掉轉身來。向披雷道。這戰馬。我交給你。你趕快去喂料。還要刷洗得乾乾淨淨。再要預備馬房。安置馬隊的馬。仔細着。不要使刁。取巧。我這戰馬。身上要有一根毫毛。不合式。我們槍裏的。子彈。就難免。要照着那謠言。實行呢。說時。又見那騎兵跑了進來。行過禮。站在一旁。施典華特又對他發命令道。你隨這老頭兒去。他會指引你。那裏是馬槽。吩咐兵士們快喂馬。咱們在這兒等候。等到大隊到齊之後。再說。於是又轉身向女郎道。你這個女子。我還有事和你商量。慢着。我很愛你們這兒釀的好酒。一面喝着酒。一面商量何如。傑桂林聽了。順便鞠一個躬。只見披雷已經帶了人和馬去了。便也轉過身來。領着這軍官。一步步的跨上石階。軍官靴底的鐵。踏在石階上。郎當作響。這裏姑娘卻輕移蓮步。緩緩而行。走進一間極大的精室。只見裏面椽樑。以及四壁地板。都是橡木製的。對面壁上。掛着繡帷。

以及油畫之類。屋中間掛着氈帷。氈帷下面設着一張橡木大餐桌。傑桂林走進屋裏。到火爐旁邊。用腳尖踏地板上的呼人機。這時節。施典華特已坐在靠桌子的一把坐椅上。正將軍帽和手套放在桌上時。卽見那屋邊一扇門開了。一個中年僕婦。靠門站着。在那裏聽候使喚。只聽他女主人道。這位軍官要一杯酒。那軍官接口道。女子。我要一瓶酒。姑娘接着說。馬賽快拿一瓶酒來。隨卽在那司令官的對面坐了。問道。我聽說將軍還有話吩咐。但不知是什麼樣的事。軍官慢慢地取了火。吸着一枝雪茄。隨手將火柴丟在地板上。身子一團和氣的靠在椅背上。靠穩。纔開口道。在我們將到這裏的時候。不是有一架飛機離開這裏往西南方去麼。傑桂林回說是的。怎麼樣。司令高聲道。我就是要知道他是怎麼樣的。這是個甚麼飛機。現在飛到那裏去。一一的說來。今日早晨我們放槍打中了一個飛機。打了一個人下來。我們擒獲時。已是不中用了一

句話都不能講。這一架飛機與剛纔那一架彷彿是一樣的。傑桂林道：不錯，就是這一架。但是我並不知道他往那裏去。我只知道他落下這裏來。修整他。引擎上的一點東西。你們開槍向他打。他是講過的。這個人卻與我素不相識。軍官道：但是你幫了他逃走。我們都瞧見的小女子。你該知道。凡是幫助我們皇帝陛下的敵人的。就有災禍。並且還要服賠償損失相當的罪。你知道嗎？傑桂林挺身說道：但他是我們國家的軍人。說話時覺得喉間血脈搏搏亂跳。隨又說道：將軍。你要明白。將軍的皇帝是將軍的。不是我們的。那司令急答道：不錯。從前卻還不是以後。卻就是你的皇帝了。只是那個人還講些甚麼沒有？女郎道：他囑咐我們說是你們到了之後。所有的要求。我們都不可以拒絕。那司令聽了。方有一點喜色。大笑道：是的呀。這樣看來。姑娘。你們這裏的人。如今也漸漸的識時務了。他們也漸漸的明白。知道反抗我們。是有害無益的。我但願他。

們常常作如此想。我們既可以免了許多安撫的手續。他們又免得受許多無謂的痛苦。但是像你這樣的美貌女子。怎麼還敢住在這裏呢。說畢兩個眼珠直釘住女郎的臉。那模樣兒好生利害。只見傑桂林微笑答道。一來這是我的家庭。我便是這家裏的主人。二來我也是個軍人之女。爲甚麼不敢住在這裏呢。施典華特把眼張得格外的大。注目凝神了好一會。順口說道。是這樣麼。女郎道。是的。家父便是秦璠少佐。只怕你們那邊的人在比利時會過他老人家。的。施典華特聽說聳聳肩。呵呵的冷笑道。他如今只怕不在比利時了。或者……也未可知。現在暫且不提。你現在但依着那飛行家的話。做一個誠實柔順的好女子。我們決不至於要你吃苦。像這樣的好地方。我們決不願意使他糜爛。這是出產葡萄有名的土地。我們還打算待戰事畢後。在這裏教導你們好的改良種植葡萄的方法呢。女郎低聲答道。你們的眼光實在真遠得很。施

典華特點點頭揚揚得意的道。可不是嗎。我們德意志人。果真要比別國人看得遠些。我們的進行歌裏有道。我願日耳曼駕馭全世界。其實我們國人的志趣。還不止於此呢。比利時現在已爲我們所有的了。法蘭西也就差不多了。總而言之。法蘭西結局。越早越好。這一方征服了之後。我們大軍就要往東。遠征東方諸國呀。你看酒來了。只見馬賽托了一隻盤進來。盤中放着一瓶酒。兩個酒杯。施典華特站起來。伸手奪過酒瓶。仔仔細細的檢驗了好一回。忽然怒容滿面道。你怎麼已將酒瓶開了。再換一瓶來。且慢不要了。說罷。伸手搶過一個酒杯。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隔着桌子遞給傑桂林。正色發令道。快與我喝了。這一杯。女郎鞠一鞠躬。接過杯來。一時氣得幾乎發昏。眼珠裏要冒出火來。帶諷帶笑道。幸虧將軍是個勇士。施典華特坐下道。但是我不得不謹慎。傑桂林道。你不是怕有毒麼。司令官你身上帶着骷髏的標識。怎麼反要怕人家來暗算。

你。我。先。前。還。道。這。標。識。是。有。些。兒。意。思。的。呢。施。典。華。特。又。聳。聳。肩。道。標。識。無。非。是。警。告。敵。人。使。他。們。喪。膽。罷。咧。接。着。又。怒。叱。道。快。喝。酒。女。郎。道。司。令。官。你。如。今。寧。可。忍。了。口。渴。看。我。喝。酒。將。我。做。這。酒。的。試。驗。品。麼。言。時。那。一。種。從。容。不。迫。侃。侃。而。談。的。態。度。任。憑。你。對。面。的。軍。官。何。等。粗。暴。何。等。凶。猛。也。不。得。不。暗。暗。贊。服。只。聽。得。姑。娘。又。故。意。說。道。司。令。官。的。性。情。可。真。奇。怪。待。我。來。換。一。瓶。奉。獻。何。如。司。令。官。大。聲。喝。道。胡。說。你。果。然。怕。喝。這。酒。麼。這。是。我。的。命。令。快。喝。姑。娘。道。遵。將。軍。的。命。令。我。這。裏。盡。此。一。杯。敬。祝。將。軍。的。勇。敢。說。罷。舉。起。杯。來。一。飲。而。盡。

第二章

傑。桂。林。飲。罷。將。杯。置。於。桌。上。德。國。司。令。官。從。懷。中。掏。出。時。計。來。一。面。吸。着。雪。茄。烟。一。面。數。著。時。計。上。的。分。數。肅。靜。無。譁。的。五。分。鐘。過。去。了。傑。桂。林。方。開。口。道。我。喝。了。這。個。酒。並。不。覺。得。怎。麼。樣。難。道。說。這。酒。中。的。毒。藥。竟。不。能。成。功。麼。說。話。間。

那一種輕慢藐視的態度實在令人難堪真難爲了施典華特虧他還受得住只見他尙強顏答道性還沒有這般快呢藥入了胃還須融化啦過了半晌方坐下來關了時計的蓋道好了有十分鐘了這就沒有事了但是無論如何謹慎終不會錯的於是舉起酒瓶自斟自飲起來一霎時一瓶酒差不多喝了三分之二了纔放下杯來極口稱贊道好酒好酒這一次戰事了結之後這個地方應當產出無數的上等葡萄唉不錯戰役了結我們在此地做香餅酒比這個還要加倍的好傑桂林先前因見他平白地起了疑心我不過是一個柔弱的女子他居然忍心將我的生命做這酒的試驗品國尙沒有眞亡已經如此受虐想到這裏心裏又是氣又是怨便忍不住一腔熱血變成了淚珠撲簌簌的奪著眼眶而出又念自己的祖國土地不想乃有今日於是摩拳握固渾身的發顫猛然站起來高聲道將軍這事萬萬不能萬萬做不到只要法蘭西還留

着一個人。生在世上。手裏還執着一支鎗。將軍的深謀遠慮。萬萬不能成功的。施典華特將軍。果真將來萬一有這樣的事。只怕也不能像將軍說的那般快麼。我們法蘭西。萬不能就此終局的。在將軍之上的人所安排定的。算計定的。只怕不能就算是已經成爲事實呢。慈悲的上帝。有一天管理世界的權能。我這法蘭西國。便也有一天的存在。決不至於被將軍貴國的人馬礮火所摧殘盡的。將軍貴國的人。眼前果然不錯。好像打傷了法蘭西了。但是法蘭西究竟受傷未深。法蘭西的心臟。並沒有改變狀態。所以法蘭西的血脈。還能川流不息的運動。怎麼就可以認做死了亡了呢。我雖然不過是法蘭西一個女子。到這時候。也不能不喚醒將軍。奉勸將軍。不要過於性急。將軍從今以後。對於這受傷的法蘭西。還須像防範剛纔一杯法蘭西酒的那樣嚴密纔好呢。至於將軍要想在這出產香餅酒的國度裏。改良葡萄種的話。只怕還須等候法蘭西

真正亡國之後。施典華特起初因見女郎愛國熱誠到了沸點。並不以為意。只是靜坐諦聽。不發一言。一雙小眼皮兒。乍開乍闔。下巴倚着襯衣上的白領上。默然若有所思。聽到後來。臉上一陣陣的紅起來。聽他所說的話。無非盡是些逆耳之言。過後益覺不像樣了。甚至敢於議論最後之勝負起來。須知這話在德國人耳朵裏。就是大逆不道的不赦之罪。忍不住怒吼如獅。雙手緊握椅臂。暴哮道。且住。你這話是犯罪的。他正想站起來。忽聞門外粗重的腳步聲響。接着便是極重的叩門聲。倒把姑娘嚇了一跳。心想這叩門的人。怎麼這樣野蠻。竟用刀柄打門。以致聲響這樣的高。只見施典華特走到門邊。伸手開門之後。卻見一個兵士站在門口。那形狀卻像泥塑木雕的一般。舉了一手行禮。兩個腳跟併在一起。好像用釘釘住了的。直着嗓子說道。吶。這吶隊長吩咐我來報告。我們到這裏的時候。所看見的那架飛機發軔的地點。有一個桶。合一個

漏斗已經被我們查得。這桶和漏斗都有煤油精的氣味。傑桂林聽罷。心下十分明白。猛然想到剛纔莛茨莫列斯罄出油後。將油桶拋棄在地。自己竟忘了收檢進來。以致被他們發覺。這一下子。便將剛纔自己所說那些修整引擎的一片支吾之談。全然露出馬腳來。這便如何是好。急的一時透不過氣來。猶如待決的囚犯。引頸就戮時候一般。種種思潮。忽起忽落。只聽得施典華特應了一聲是了。便背轉身來。豎起了小鬍子說道。你這小女子。你不該說謊。哄騙我。你是不是供給了那飛行家許多煤油精。快說。不要賴。你須知道。做這等的事。是無益的。這時節。雖則險象叢生。幸虧姑娘的一腔愛國熱血。尚有餘力。足以遏止恐慌。於是應聲答道。待怎麼樣呢。施典華特道。他是敵人。你竟去幫助他。你不知道幫助敵人是犯禁的嗎。女郎抗辯道。他是你們的敵人。可不是我們的敵人。實實在在。他還是我們國民的朋友。這是一層。還有一說。他來的那時

節。這村堡尚沒有入你們的掌握之中。你須管不得罷。施典華特咕嚕道。但是我們已經打中了他要害。將他打下來。他已成了我們的虜獲品。說罷。轉過身去。向那擎着手行禮的兵士說道。走罷。你給隊長講。他很留心。很好。吩咐他將剛纔隨排長魏斯去尋馬槽的一個村老兒和一個小子一齊拘禁起來。命他立刻派人到那邊小屋裏去辦去。拘押之後。還要嚴加看管。待堡裏有違犯軍法和抵抗的情形。就將他兩個人宣佈死刑。然後焚燬這個村堡。作爲賠償。這兵士的手方始垂下。轉過身軀。曳着那黑大的戰袍。揚長而去。施典華特走過來。從桌面上取了纓盔和手套。只見女郎因聽了剛纔的一席話。嚇的面無人色。站在桌子那邊。寂靜無聲。渾身瑟瑟的亂顫。便道。你呢。趕快上樓去。靜候發落。除非有人喚召。不准下樓。祇須你和你所管轄的人。不施抵抗。我們絕不加害於你。我要派一個兵。在這堂屋裏守衛。你一見他進來。就上樓去。說罷。滴瀝

搭喇的往外去了。女郎一個人垂頭喪氣的站着。仰天長歎一聲。想到剛纔聽見的命令。實在驚惶已極。自己在敵人權力之下。身不由自主。免不得要服從敵人的命令。受敵人的恐嚇。任憑敵人的驅使。連行動都不能自由。人生幸福。幾乎斷送盡了。再加自己家裏的人。偏又爲了善意的行爲。被外國人拘押起來。作爲信物。思來想去。免不得心悸神震起來。忽又聽得隆隆之聲。好似雷震自遠而來。大約又是在那裏搬動鎗礮之類了。纔抬起頭。便聽得牆外胡笳之聲。吹着日耳曼的音調。心中一酸。身上就覺得寒冷起來。又聽得院落裏的大門被人推開了。接着就是腳步聲。漸漸的走近過來。便見一個騎兵走了進來。臉上不動聲色。將手一揮。做着勢。操着德語道。上樓去。這是上官的命令。說畢。站定不動。姑娘因念及剛纔那英國飛行家的話。絕不抵抗。雖是忍氣吞聲。卻還是倨傲非凡。並不失一點身分。兀自姍姍而行。在那披着黑袍帶着骷髏章。

的守衛兵身邊走了過去。只見那守衛的向後一轉。走到門前。又一轉身。將馬鎗橫在胸邊。立定不動。原來他除了傳命之外。別的事竟是漠不相關。一些也不管了。姑娘走到樓梯邊。想起今天若不爲了這許多的怪事。連一接二的發現。早就該上樓請姑母的早安。心中這樣的想。腳底下一步一步的往上跨。覺得非常之重。原來憊困極了。週身不舒服。好像自己身子平空的添了許多重量似的。陸續舉起一雙玉腕。捧住了臉。外面又送來日耳曼音調的軍號聲來。耳朵聽的眼睛見的。都是國仇侵入法蘭西的國土的一篇慘歷史。於是歎道。唉。法蘭西呀。法蘭西的國魂。究竟在那裏呢。想到這裏。嘴唇便顫了。心裏便酸一陣。痛一陣。好容易腳踏到了樓板。便將一手按住胸膛。忍不住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原來這古堡樓上的東邊。有一個房。每見太陽初出之時。必先向這房中送進一片新鮮的曙光來。這房一向是專備着聖戴侯夫人做臥室的。這

位新寡的夫人。自從寧家以來。專心撫育這無母之雛。所以在傑桂林姑娘的心目中。對於這房。猶如他的極樂世界。從總角時。直到如今長大成。一向對於這室。抱定一種至尊無上的觀念。所以走到門邊。只輕輕的叩了幾下門。便聽見他姑母在裏面喚道。進來呀。我的兒子。快進來呀。

原來傑桂林姑娘的姑母。身材十分短小。頭髮已變灰白。黑睛高鼻。臉上自然的顯出他一種尊貴的身分來。見姑娘進門之後。便掉個臉來望着。要等姑娘先開口。又勉強撐起自己身子。坐在床上。招手喚他姪女近前。這位夫人的亡夫。是法蘭西的陸軍少佐。他兄弟也是陸軍少佐。雖說十分尊貴。卻很富於感情。而且和藹動人。但看傑桂林姑娘。便知道他那潛移默化的勢力了。當下低聲說道。馬賽剛纔上樓來。告訴我。說普魯斯人已經侵入咱們的國土了。他們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時。曾經來過一回。我再也想不到。在我生前。還看見他們

來這第二次咧。我的心肝兒。你別慌。這件事情。一回兒就過去了。在一千八百七十年時候。我也是個女孩子。和你一般大。我還記得那時節。我這個心。幾乎爲法蘭西急碎了。就合你現在差不多。我一看你的眼珠兒。就知道你的心是已經碎了。走過來。靠我這裏坐下。將剛纔的事。一件件的講給我聽。說也奇怪。那夫人講了這一番話。姑娘顏色頓現霽色。走到牀邊坐下。將所遭遇的事。一絲不漏。盡情演說出來。只見他姑母微微一笑道。我的心肝兒。真難爲你了。但是那煤油精的事。未免有點兒癡氣。平心而論呵。我要是和你一樣的年輕。何嘗不要照你一樣的辦呢。如今就眼前說。咱們只可以安分守己。就是了。且慢。你又何至於粗心到這步田地。將那油桶和漏斗丟在外面。難道說竟是全本忘了嗎。這時軍號又鳴起來。那聲音越近越清了。聖戴侯夫人道。我要借你的。一雙眼珠。代我看一看。外邊甚麼事。你看了之後。再來告訴我。女郎站起身來。

走到那邊去看。只見那僻靜的廣場。自從今日早晨起。霎時間變成了一個秣馬厲兵之地。前面還有許多黑色武裝的馬軍。一隊一隊。連踵接尾而來。但只見炎炎烈烈的鎗礮。焠焠赫赫的盔甲。旌旗招展。器械輝煌。再加那骷髏的徽章。更是咄咄逼人。猙獰的面目。益發凜凜寒骨。大隊騎兵的前面。有一個魁梧奇偉的人。控轡疾馳。當先領路。後面緊緊跟着的兩騎馬上。也是差不多身材的人。兩騎後面。還有五個人並駕齊驅。率領着那全隊的騎兵。不慌不忙。整整齊齊的進行過來。阿呀。後面還有呢。你看大隊的後面。還有兩隊騎兵。左右分排。每隊後面。各有一個架在車輪上的巨物。在兩輪的中間。有一件東西。身上反射過太陽的光線來。仔細一看。卻是馬隊的大礮。原來德國大礮的勢力。名馳寰宇。威鎮全歐。誰也抵抗他不得。任憑你將三頭六臂的人。編成了軍隊。一碰到他老人家。立刻就化成齏粉。所以法國軍隊。昨日因爲抵擋不住。竟是

敗陣而回。到如今逃得無影無踪。他們一見沒有阻攔。軍心益發雄壯。便長驅直進。如入無人之境。礮隊後面還有那灰色的步隊。一行接着一行。風馳電掣。般追踵而來。銅盔和鎗尖的光耀。閃閃鑠鑠。猶如雷電一般。這便是日耳曼積年累月。殫精竭慮。操練得猶如機器一般的大軍了。卻說姑娘那時倚窗眺望。嘴裏一五一十的。講給臥榻上的姑母聽。正講得熱鬧時。忽又聽得遠遠地來了一陣鎗聲。聖戴侯夫人道。恭喜恭喜。傑桂林。我的小花兒。你聽見了沒有。只怕又要別開生面的。另換一頁新書來看看呢。今日這樣的事。都是我們早就預料到的。姑娘張口結舌的問道。吓。預料到敵兵要攻進境來嗎。預料到咱們要做俘虜投降敵人嗎。夫人道。這個自然。法蘭西全國的人民。早就知道他們日耳曼人。一定有一天要和咱們宣戰的。法蘭西國。又明知日耳曼人臥薪嘗膽的在那裏等候時機。及至時機到了。他們一撥即發。他老人家自己。卻一

輩子是因循苟且的不肯預備。你要知道。咱們法蘭西人有個惡根性。不到時機緊迫時。決不肯自己預先作準備的。在我們法蘭西國。人民的意思。便是法律。在他們日耳曼國。卻是不然。他們只有一條法律。就是他們皇帝和大臣的意思所造成的那大計劃。他們苦心孤詣。慘淡經營了幾十年。訓練得舉國皆兵。萬眾一心的。只愛在戰爭中謀生活。到得後來。倒反變成了國民來呼籲皇帝。要他和鄰國宣戰。而且他們國民心中。對於這最後的勝利。好像確有十分的把握。大臣們往往在政務會議時。只稱那一天三個字。人人都知道。就是指稱雄全世界的那一天講的了。咱們法蘭西。從前又何嘗不知道他們的野心呢。單講近十年來。至少也有五六次。幾乎要開戰了。卻都是勉勉強強的。倖敷衍過去。這一次戰爭未成事實之前。法蘭西又何嘗不再想倖免過呢。所以始終未曾準備。那裏知道。咱們正在這裏粉飾富強歌舞昇平之時。敵人

早就捷足先登。侵入我們的國土了。再想預備。未免太遲。然而據我看來。尙不至於來不及。你還記得兩年以前所決議的新兵制嗎。那正是爲預備今日這一天用的。現在時機迫切。咱們法蘭西的國魂。究竟尙不至於死。我們同胞。自然有對付他們的最後方法。萬一不幸。巴黎或竟失陷。法蘭西也還可以背城一戰。決不至於就此滅亡的。孩子。你且不要灰心。等着一回兒就得了。傑桂林大聲道。那英吉利當然是要幫助咱們的。英吉利現在所處的地位。正與咱們相彷彿。正有脣齒的關係。飛機上的那人兒。正是英國人。他是專爲助戰來的。他很勇敢。很強壯。他還是很漂亮的。他姑母隨口問道。他也是個少年人嗎。你的話說得不錯。英國人一定要幫咱們的。英吉利和咱們是兄弟國。所謂脣亡齒寒。那有不和咱們大家同心協力。圖我們兩國的存在呢。好兒子。你還見了甚麼沒有。姑娘道。許多汽車和腳踏汽車。這一部汽車最大。我想定是他們的。

總司令在裏面了。阿呀。他的扈從。多極闊極。那乘着腳踏汽車的。一定是傳遞消息的使者。據他們說。這樣的腳踏車。每一點鐘可以行六十英里。牀上的夫人道。你看現在打仗都用起汽車來了。一千八百七十年那時節。軍官們做夢都做不到甚麼汽車不汽車哩。心肝兒。還有甚麼沒有。姑娘道。後面還有許多笨重的車子。和一樣奇形怪狀的東西。一路走。一路從管子裏噴出烟來。這個東西。一定是咱們時常講起的那個甚麼軍用鍋竈了。夫人道。你瞧。一千八百七十年。我們的人打仗時。用鐵片做飯吃。唉。你看時勢的變遷。真好快呀。傑桂林也不及回答。急忙要講牆外的情形哩。便道。這大車子往前飛跑的來了。施典華特。還有一個軍官。他倆站在咱們門口。好像一對木樁。站得筆挺。動也不動。汽車停了。還有一個軍官。跳下馬來。到車前開車門。車門開了。那人兒走出來了。倒是很漂亮的一個少年。貴族的模樣兒。小鬍子。寬胸膛。樣子倒也很威

武的。別的看不清了。噢。不錯。他這一身裝束。又鮮明。又別緻。比別人不同。人人都向他行禮。他向施典華特這一邊走過來了。和施典華特講話了。他又喊了兩個軍官過來。和他們講話。兩個軍官鞠躬領命。轉身上馬歸隊去了。哎呀。要是這一班人全在這兒住了下來。那裏這許多草料。去喂他們的牲口呢。喂了牲口之後。咱們還有甚麼東西。留着過冬天用呢。他姑母道。咱們坐在这兒有甚麼法子想呀。你不用擔憂。只怕他們走了之後。連吃草的都沒有了。還用得着甚麼草呢。不論他怎麼樣。咱們只可以做咱們的順民。咱們是女子。除了靜候之外。別無他法。從前你父親和我已經商議妥當。如何對付今日這種事的方法。凡是眞愛法蘭西的。都早知道有今日這一天的。既已預先知道。那有不準備對付的道理呢。所以你千萬不要着慌。見了這幾匹馬。這幾尊礮。就大驚小怪起來。你們年輕。往往沒有耐性。上了年紀的人。纔知道怎麼叫做靜候哩。

伏線。姑娘道。現在他們進門來了。有許多軍官團團的簇擁着那汽車裏出來的人。施典華特那畜生。他居然的帶路做引線。領他們進門來了。馬隊一齊下馬了。姑娘講到這裏。便走到牀邊老位子裏坐了。側轉身軀。伏在牀沿上。精神已經疲倦極了。想到敵兵非但進了境。而且已經進了自己的家門。這是何等樣的大事。一時心裏一陣酸痛。可不是語言文字所能形容得像的。聖戴侯夫人早就靠着枕頭。躺了下去。一雙眼珠。對着姑娘臉上。不住的亂轉。好像要猜測姑娘心中思想甚麼似的。遠遠又聞礮聲隆隆。激動了屋中的空氣。震得房子都搖動起來。那邊礮聲響處。一定又是交了鋒了。屋裏又聽見地板下面敵人的陣腳步聲響。這屋裏兩個人。一個是血氣既衰富於閱歷的老夫人。一個是血氣方剛富於感情的弱女子。二人心理。固是不同。然而不同之中。卻有一點同處。便是對於這種景象的傷心處了。說來可歎。這一種傷心處。千載萬古。

不知多少的婦女。當他們十月懷胎產生出來的男子。在那疆場效死馬革裏屍之時。竟是沒一個沒有領畧過這一種傷心滋味的。閑話少表。卻說這時候只聽得門外有輕輕叩門之聲。那房門隨卽往裏開了進來。馬賽站在門檻上。那一付面龐。兩個眼珠。張開了一張嘴。卻又不敢出聲。進門之後。嚥了一口氣。隨手將門輕輕掩了。一隻手還執着門鈕不肯放手。渾身瑟瑟的顫個不住。兩個眼珠。直瞪瞪的釘住了傑桂林。那一種神情。活像一隻奄奄待斃的老狗。向着主母要訣別的樣子。枕上的夫人叱問道。快講話呀。馬賽又嚥了一口氣。徐張開嘴來道。他們要請秦璠姑娘下去。他們一定要我遵他們的命令。逼得我很凶的。我又不能不遵他們的命令。說罷。便開門避了出去。留着這屋裏兩個婦女。一言不發。你看我。我看你。四個眼珠。捉對兒厮打了好半天。他倆的靈魂已在這個當兒。團結攏來。互相勉勵。互相磋商。瞳人愈睜愈大。臉色愈急愈

白怕的是這一聲呼召。懷着禍胎。不然爲甚麼偏生指名的要小的下去。不要老的呢。欲待不服從他。自己已同亡國遺民一般。事事仰人鼻息。一施抵抗。立刻就有破家滅門之禍。傑桂林此時。急得面無人色。立起身來說道。姑媽。你老人家聽見了沒有。我如今不能不去的了。他們現押着披雷和小吉恩。一老一少。做咱們降服的證物。我若不去。他們立刻就死。唉。我要是做了個男子。吓他姑母道。罷了罷了。不能改了。你已經是個女子了。而且你又是個年輕美貌的女子。怎麼樣纔好呢。罷罷。索性走過來。靠我牀邊跪下來。說着他老人家自己也掙扎起來。一雙熱騰騰的手。抱定了跪在地上那位姑娘的臉。替他禱告道。惟願慈悲的上帝。永遠和你在一塊兒。禱罷又道。兒子。你如今且下樓去。下去之後。待他們要格外的慝懃。你須知道。他們都是些粗魯之人。天天殺人。殺偏了心。不怕血腥氣。他們的慾火。已經跟了好殺的心。一齊湧了上來。你如今好

像一朵嫩花兒在狂風暴雨之中。真好危險。只可惜我這樣老殘無用的人。這時候不能代你去走一遭兒。說畢。將嘴唇湊近姑娘的額角。戰戰兢兢的親了一吻。喚一聲秦璠傑桂林。但願慈悲的上帝時時保佑你。愛護你去罷。

第三章

卻說傑桂林立起身來。胸中的小鹿兒。畢畢剝剝的亂撞亂跳。走到門邊。輕輕開門出房。由中間起居室穿過去。沒精打彩的走到樓梯邊。只見那守衛的德國兵。兀自站在門前。寂靜無聲。一動不動。直挺挺的站着。胸口依舊橫着一支短銃。和姑娘上樓時。一般無二。絲毫未動。那德兵見姑娘下樓。一雙灼灼的怪目。直釘在姑娘身上。直待姑娘一步步的跨下樓後。他方將一手略略離開短銃。指着剛纔施典華特飲酒的那間餐室。操着德語道。這裏邊的人。要你進去。有話吩咐你。姑娘也不理他。走到門邊。便聽得裏面有許多的入聲。沒奈何站

在門前。定一定神。朱脣急得潔白如紙。雙目中幾乎要噴出火來。姑娘剛纔不是向施典華特講過的。說是甚麼謠言極其可怕嗎。這時候。他腦府裏所積蓄的種種謠傳。一齊湧現出來。料想進門之後。多分是凶多吉少。伸出手來開門時。自己都覺得手比門鈕還冷。門啓之後。輕移蓮步。走進餐室。隨手將門掩上。全身倚在門上。徐徐擡起頭來。便見自己的餐室。居然變成了一個小日耳曼國了。好些全身武裝的日耳曼軍官。將那張大餐桌。團團圍成了一個圈兒。他們一見姑娘進門。全班兒轉過身來。向姑娘站着。各各向姑娘端詳一番。又見剛纔從汽車裏走出來的那位頭領。也是恭而且敬的站在那裏。仔細看去。那人的模樣兒。倒也並不十分猙獰。那隻顫巍巍的高纓軍帽。已經擱在桌上。露着滿頭的棕色頭髮。臉上寬額高顴。闊嘴薄脣。脣邊留着八字兒的小鬚。春風滿面的脫去手套。伸過手來。手背上血脈墳起。顯得他是孔武有力的人。姑娘

暗暗打量了一回。覺得峻刻嚴厲之中。也帶着幾分和氣。與施典華特相較。截然不同。想必是柏林京城交際社會中的有名人物。那軼羣出衆的態度。恰與自己隱隱相合。便進一步說道。聽說有人在這裏傳喚。所以特地前來聽命。說話之時。身上益發覺得寒冷起來。但見對面的人。恭恭敬敬的立正鞠躬。操着極圓熟的法語說道。秦璠姑娘。恕我們冒昧。剛纔邀請姑娘降趾的。便是在下。在下便是大皇帝御軍部下的富萊特立協統。今日我們因被情勢所迫。不得已暫時佔領了姑娘的貴堡。但不知貴堡果然是屬於姑娘的所有權不是。那協統口裏說着話。兩個眼珠不住的注視在姑娘身上。上下亂轉。大有色授魂與之態。卻並不帶些毫狎褻之意。姑娘見此光景。驚悸略減。隨卽答道。只因家姑母臥病在牀。所以目前家政。暫時由我權理。此時那軍官一雙虎目的視線。尙是團團的轉在姑娘身上。幸而姑娘心中早自鎮定。膽力頗壯。又見那協統

談吐不俗。舉止大方。確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上流人物。只見他皺皺眉頭。眯着小眼皮兒問道。原來府上有病人嗎。姑娘道。不錯。家姑母病了。又問道。尙不至於十分利害麼。問話之際。那一種神情。那裏還像是個敵人。分明是個痛癢相關的至親密友了。姑娘此時膽力更壯。便答道。兩天以前尙未十分利害。富萊特立側轉身軀。向衆將道。諸位聽見了沒有。這屋子裏有位病人。便是這位姑娘的令姑母。而且這病人又是軍人的同胞姊妹。咱們須得格外的謹慎些兒。纔是道理。衆將舉手領命。那協統重又安慰姑娘道。我們雖是爲勢所迫。暫時佔領了貴堡。但是我敢竭力擔任保護之責。斷不至於貽累於姑娘。若沒有緊急需要之時。萬萬不願阻撓姑娘的自由權。從今以後。姑娘仍舊可以在尊府中行動自由。統馭一切屬於姑娘的人。姑娘聽了。猛然想到一件事情。也無暇計及自己與那將軍的關係如何。冒冒失失的含笑說道。將軍大德。令人感激。

不盡。但是還要求將軍再進一步。將這命令傳知廳堂中的衛兵。那就更加感激了。剛纔這位施典華特將軍發下命令。禁止我下樓來。富萊特立聳肩笑道。施典華特有許多事件。難免熱心過度。我只得代他求姑娘的寬宥。但是熱心過分的人。比起熱心太少的來。似乎略勝一籌。姑娘以爲然否。無論如何。從今以後。姑娘儘可自由行動。斷不有阻攔的了。傑桂林鞠躬稱謝道。將軍逾格寬容。真是非我初料所及。我敢斗膽再求將軍格外施一點恩。協統道。但說無妨。只見姑娘吞吞吐吐的說道。施典華特將軍拘押了我。兩個供使喚的僕人。作爲我合村的保證。富萊特立點頭道。不錯。這事他已經稟過我了。姑娘請仔細想。姑娘你和他們一老一少。供給煤油精於敵人。所作所爲的事。違犯我們行軍在敵國時的規則。再說。幸而敵軍距離尙遠。否則於我等的計劃。未免要大受妨害。無論何人幫助我們敵人。便成爲反抗我等的行爲。在我個人。也很能

體諒到姑娘對於此事的憂愁煩惱。着實可憐得很。但是施典華特對於此事。也是盡他的責任。卻並沒有越分。姑娘也須原諒他些兒。姑娘聽了這話。十分躊躇。想不到他謙和言詞之中。包含着剛愎之氣。又想無論如何。必須將他二人救了出來。於心方安。便道。這樣說來。他們是一定不能開釋的了。協統應聲道。那個自然。我的意思。暫時還要拘留幾天方好。但是姑娘也無須乎替他們擔憂。祇要他們擔保的行爲。不至於實現出來。我也深信得過。萬不至於實現。所以他們二人。決不至於有絲毫的危險。不過現在尙沒有到釋放的時候罷了。大凡以人爲質的事。無非是擔保他同一方面的人。不至有反抗的行爲。萬一有了反抗。便惟他們是問。假使我們對這樣的人。施行非分的待遇。豈不是減損了那質證的價值了。我以為這就是我們合符論理學的斷語了。傑桂林聽了。便道。論理學果然合符。不過未免太暴虐些就是了。協統難道當真不施

一點慈悲的恩意嗎。富萊特立又聳肩說道。姑娘的話實在不錯。但在戰爭之中。那裏談得到慈悲的話。姑娘只怕沒有讀過我們德國人芳葛勞刺所著的書。他書中教訓我們。切莫憐憫已被征服的人民。待遇被征服的人民的手段。愈暴烈。愈狠毒。他們反抗的精神銷滅的愈快。永久的和平。愈有希望。說畢。衆將個個點頭贊同其說。姑娘便也不顧言詞輕重。隨聲問道。像將軍這樣品高學優。出身尊貴的人。也鼓吹這樣的主義嗎。我深爲將軍不取。那將軍笑道。目前我實在是一個軍人。並不是甚麼哲學家。須知克利斯畢爾書中說的。能在戰場稱雄者。定是慈悲心薄的人。或者竟是毫無慈悲的人。如今我說的話。已經完了。我們今天是不能不佔領貴堡的。我祇能竭我能力所及。優待姑娘。至於那老少二人。暫時不得不留爲質證。以防發生反抗的事。祇要你這邊的人安分守己。他們絕無危險。現在我們要借一張桌子。放在天井裏。我們就在外

面辦公。免得在你屋裏吵鬧。我們的午膳儘可以自備。但是這一班將官們。奔波風塵。已經好幾個星期。姑娘如能犒賞些嘉肴美酒。當做晚膳。那就感謝不盡了。傑桂林道。將軍儘管吩咐就是。隨即伸手指着桌上的杯盤和酒瓶道。將軍貴部的司令官。也很喜歡我這種酒。那位司令官不懂得講甚麼客氣。真是直道可風哩。協統會意。便哈哈大笑道。施典華特有些兒像一個狗熊。又有些兒像一個蠢豬。姑娘也就忘其所以的笑道。他在今天一個早晨。不想竟顯出了三種特別樣子來。協統目光灼灼的向姑娘道。尚有一事相商。晚間席上。若得姑娘屈尊同飲。那就榮幸不淺。說話時。兩道目光。滴溜溜的向姑娘秋波上直射過來。姑娘便覺得很不自在。含羞而答道。理當遵命。暫時恕我不能奉陪。我此時就要去預備起來了。姑娘說畢。便往後退下。心中雖不十分歡迎。表面上卻並未顯露出來。只見那協統立了一個正。鞠躬說道。我在這裏預先道謝。

了。我們立刻就要退出屋去辦事。孟斯脫還不快替姑娘開門。話猶未了。便見一個衛士奔到門邊。將門開了。深深鞠躬。伺候姑娘出門而去。

話說那日晌午時分。傑桂林姑娘督率着女僕馬賽。在那古堡下面的廚房裏料理飲食。倒忙得馬賽不亦樂乎。雖有村中許多老少在外邊幫同照呼。但是他們心中。個個懷着鬼胎。自顧不遑。只忙着私相討論各人自己的生死利害。那裏還能當真幫得忙來。多虧姑娘能幹。躬自烹調。纔將那供獻敵國軍官的晚餐預備停當。另外又做了一分點心。是預備給他姑母吃的。這時候姑娘心中。比先前已寬舒了許多。因想富萊特立的言詞音調。處處都顯露他是個飽受教育的人。而且謙遜溫和。大非初料所及。話雖如此說。只是姑娘伸手佈置杯盤分配食物之時。自己尙覺得雙手冰冷。不寒而慄。因又想到富萊特立拒絕他的請求。不允開釋披雷和小吉恩二人。分明他也是個毫無心肝的人。不

過外貌做得十分謙恭罷了。又想自己眼前雖說可以行動自由。但是一切所有盡在他人權力之下。比起剛纔那位粗魯司令禁止下樓時候。相去幾何。想到此處。方悟那立正鞠躬談吐風雅的協統。和那狂暴無禮舉止粗蠻的司令官比較起來。一般的寡恩。一般的薄情。骨子裏面。並無十分差別。急忙托了一個小盤。跨上石階。走到廳堂。見那守衛兵早已退去。於是拾級登樓。走到樓梯盡頭處。一扇窗前立定。望下一看。卻見富萊特立和他一班將官。都圍着天井裏的那張桌子坐定。桌上設着幾瓶酒。幾張展開的地圖。以及應用的筆墨。旁邊還有一具打字機。一個帶着眼鏡的副官。正在那裏的的括括的打字兒哩。那邊一個帶着頭套面具的人。跨上一架撲撲作響的腳踏汽車。騰雲駕霧般去了。還有一個軍官。靠着一輛汽車站定。和富萊特立講話。講完了話。便舉手齊眉。跳上汽車。如飛而去。接着便有幾個兵士。提了一壺熱騰騰的開水。托着

好許多粗笨的碟子。將桌上的紙和地圖推置一邊。一碟一碟的食物擺上桌。富萊特立舉起釵來。叉起食物略爲嘗了一嘗。似乎覺得太熱了些。作態僞笑。大家便附和着。乘勢大笑起來。這時節。還聽得那邊廂噉聲又復隆隆而起。原來這一種噉聲。在姑娘耳中。聽了幾天。習慣已成自然。也不是爲奇。不過從前的噉聲。是從西北方來。如今卻轉了方向。改從西南方來了。姑娘心灰意懶。說不盡的幽恨隱痛。永無終止之期。看來希望已絕。只得長歎一聲。端了盤子。一直走進房來。伺候姑母吃飯完畢。方將富萊特立的情形細細訴述了一遍。說畢又下斷語道。這人的確是一個出身高貴學問淵博的上流人物。像他那樣的人材出衆。我假使在別處會見他時。一定要非常的企慕他呢。只有不允許開釋披雷和小吉恩那件事。十分的不近人情。除此以外。都還可取。他姑母點頭稱是。并且說道。世界之上。惟有德國的上流人物最多。他們日耳曼民族。

很富於覺悟性。不但善於取人之長。而且勇於舍己之短。萬事都能體貼人情。他們旅居外國之時。又最喜歡摹倣外國的風尚習慣。都能夠習得惟妙惟肖。而且口齒伶俐。善於學習外國語言。所以他們的偵探。最爲利害。咱們法國。從前很有許多人。和德國人住在一起。再也看不出他們一點破綻來。不到這一次戰爭成爲事實時。萬萬料不到他們是來做偵探的。他們探刺了咱們這邊各種機密事情。暗地裏報告自己的政府。居心雖然叵測。外貌卻做得極其溫文雅樸。教你萬萬看不出來。但是他們有一種迂性。很是可笑。各種外貌的斯文。正做了他們那鋼刀的鋒刃。這鋒刃比起百鍊鋼來。還要鋒利萬倍。他們又最愛研究論理學。將論理學顛倒播弄。鬧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又將論理學中凡是屬於人道的見解。一概屏棄不用。分外添上了他們民族公共的迂性。便變成一種論理的殘忍性。外貌愈是溫雅。心地愈是殘忍。我所講的。卻只講到

他們那班飽受教育置身政界的人。至於那大多數的人民。他們的好善惡惡。醉生夢死。以及各種愛情希望嗜欲。又何況不與別國人民相同呢。他們人民的目光所及。無非是屬於物質的。所以那一班論理學家。得以優游自在。從容不迫的。操縱他們。傑桂林聽罷。一言不發。替他姑母抹乾了手。櫻脣緊閉。沉默無語。呆了半晌。方將看盞移開。取出一根牙籤。遞給他姑母。原來他姑母生性高傲好勝。每逢飯後。手中一定要執一根牙籤。使人知道他風燭餘年。尙能咀嚼食物的意思。姑娘遞過牙籤之後。便走到窗前。向外遊目眺望。遠遠礮聲兀自未絕。天氣依然清朗和暢。絕無囂擾之象。太陽掛在山坡那邊。卻被薄霧遮了一大半去。忽見一輛汽車。疾馳而至。前面還有一輛腳踏汽車。走得更快。車輪過處。飛塵若霧。馬隊裏一排排的牲口。在那裏放青。騎兵三五成羣。也有散步的。閒談的。鬪紙牌兒的。抽煙捲兒的。還有拿着針線。互相縫紉。衣間破綻的。

這一羣人。穿着一律的黑色軍衣。白緣的盔帽。一望而知是紀律嚴肅操練有素的軍隊。與倉卒招募的自然大不相同。當下聖戴侯夫人又問他們在那裏做甚麼。姑娘回道。喂牲口。休息。我倒不如下樓去。幫助馬賽預備他們的酒飯。明明是我的主人。這席面上。我偏做了來賓。慙慙可掬的向他姑母笑道。姑媽。你想。在我自己的屋裏。吃我親手置備的酒。偏生要教我處於客位。你道好笑不好笑。我如今去預備去了。姑媽且安眠一會兒罷。說罷。便笑嘻嘻的走出房去。再到窗口一看。只見圍着桌子的那班人。坐得益發切近。打字機打得更忙了。還有一兩個副官。在旁邊用筆寫字。寫完了一頁之後。便送到富萊特立面前。待他簽字。簽過字後。就有帶着頭套面具的人。一件件的接去。各各跳上汽車。或是腳踏汽車。飛奔而去。偌大一個院落。此時竟變成了一個各式汽車的陳列所。分外還要點綴着幾匹戰馬。在那裏揮尾逐蠅。那邊接踵而來的汽

車一到之後。上面便跳下人來。呈上公文。面述戰況。大家忙忙碌碌。在那瞬息之間。咫尺之地。幹了許多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勾當。煞是熱鬧好看。再望那邊。兩座古色斑斕的圓鋒高塔。先前原是這古堡中的兩個黑獄。如今卻用以堆積破碎的器用。頂上有許多鴿子。飛來飛去。自得其樂。此時但望高處。寓目。祇見一輪紅日。與雙鋒塔頂。以及那禍福無干的鴿子。又何嘗不是昇平的景象呢。不過耳鼓之中。略略聽得那斷續不絕的礮聲。猶如自鳴鐘的搭作響。方能想到身在戰爭的漩渦之上。萬分的危險呢。姑娘此時也無暇再管那班將官的閒事。走到廊廡那邊。在他臥室相近處。一扇窗邊。往下看。這邊都是些步兵。擾擾攘攘。忙做一團。糧食袋以及背上負的被服。早已取了下來。各人手中執着一柄短鋤。在那裏挖地。正同那馬路上裝置自來水管以及煤氣管時。工人所挖的小溝一般。那班步兵的辛勤勞苦。正不亞於尋常工人。有軍事知

識的。方曉得這件事名爲挖掘戰壕。挖好之後。兵士站在壕中。平地正與胸齊。與敵軍對陣時。兵士都隱身在壕溝之中。向敵人施放鎗礮。這便是戰壕的作用了。又見那邊有許多人。搬移許多矮樹。走到壕邊。有一個挺身直立的軍官。在那裏指點移植的處所。姑娘看了半天。越看越氣。心想我們法蘭西的地土。何至於容他們敵人來自由挖掘呢。想來此時就便氣死。也是無益。只得付諸無可奈何而已。於是含悲忍淚。慢步下樓。走進廚房。幫助馬賽預備酒食去了。午後三點鐘時。礮聲漸漸絕了。偶爾聽得幾聲續響。猶如那歌樂的有尾聲罷。咧。四點鐘時。忽見一個騎兵。走進廚房裏來。傳命令說道。我們軍官要添酒。傑桂林隨卽遣馬賽下地窖中取酒。自己卻操着德語邀那騎兵進廚房來坐了。心想我何不逞此一研究這敵人的性格呢。仔細看去。只見他身軀十分的高大。半臉鬚鬚。好像胡麻一般。兩個純藍色的眼珠。閃爍作光。從他目光中間。居

然也露出些人類相愛的意思來。那軍人聽得姑娘說他的國語。嘻嘻憨笑。隨手拖過一只椅子來坐下。先行告過了罪。然後從懷中掏出一個粗瓷煙斗。呼呼的抽起煙來。姑娘問他道。軍人也愛喝咖啡茶嗎。那人噴煙點頭道。多謝姑娘。不敢打攪。姑娘便滿滿的斟了一杯咖啡。遞給了他。隨便探詢他的家世。方知他是紐倫堡人。平素以製造耍貨爲業。家中有一妻三子。他又道。這戰爭的確是個不祥之物。我個人並不喜歡打仗。但是我那工廠。如今已經停業。各種貨物。又銷不出口去。也叫做無可奈何。將來這世界上。到了耶穌聖誕節時。所有的耍貨。萬萬不該普天下小孩子們的需用。聖誕老人的贈品。越鬧越少了。可不是一件很掃興的事嗎。傑桂林點頭稱是。忍不住也順着他口氣說道。可不是件悽絕慘絕的事嗎。而且戰爭殺奪。是人類的羞辱呢。那騎士道。一些也不錯。回首看看廚竈。便道。你這廚房。十分的潔淨。我家裏也有這般一個清潔。

的廚房。不過沒有這般大。說畢。將煙斗裏面的餘灰。敲在手心裏。站起身來。走到竈前。將灰傾在爐竈之內。含笑說道。在家的時節。我婦人常向我說。你愛抽煙。就把你自己老子抽死都使得。可不准你將煙灰傾在地板上。這時馬賽已經取了酒來。那騎士接過酒瓶。再三稱謝而去。傑桂林看他去後。想起剛纔姑母的話。真是一些也不錯。這人嘴裏所說的。不是些妻子家室和他所操作的要貨嗎。可憐這種東西。明明做了那一班自稱爲上等人的傀儡。也不想何苦將這昂藏七尺之軀。白白的往虎口裏送去討死。想到這裏。不免又要心悸。股慄。不知不覺的五點鐘又打起來了。那礮聲好似又漸漸的復活起來。越聽越近。及至六時忽然跑進一個大的孩子來。急得面無人色。氣吁吁的說道。咱們這裏的牛。他們都要趕到那大輪子的機器中去宰啦。煮熟了喂他們的兵。充甚麼軍餉。從此以後。咱們這裏的孩子們。沒處找牛乳吃。豈不要白白的餓

死了。這些德國兵過境。真是比瘟疫還要利害呢。噤哩咕嚕。連咒帶罵的講了。一大套。原來法蘭西國雖經了數次的政治革命。這一種貴族佔領土地的封建遺風。並未與專制魔王同歸於盡。所以傑桂林姑娘對待這一村的人。猶如家長對子弟一般。要負保護的責任。如今聽說自己所管的人。遭此厄運。那有不驚惶失措的道理。於是急忙抹淨了手。三腳兩步走出了屋子。直向那煤油煙氣薰蒸迷濛的天井中奔去。剛走到那紙墨堆壘杯盤狼藉的桌前。當下便有一位軍官。代他稟明了協統。富萊特立登時立起身來。握帽在手。凝神諦聽。這時姑娘身上尙繫着一條烹飪時所用的圍裙。衣袖捲在臍膊之上。嘴哩只顧訴說他屬下的痛苦。那裏還有餘暇自慚形穢。只見他沒頭沒腦問道。協統是不是要將這一村所有的牛。今天一齊宰盡。可憐我村中現在有許多嬰孩。非吃牛乳不能存活。宰盡了牛。叫他們如何度日呢。協統大軍的糧食。果然要

緊。但是我們這許多可憐的孩子們。又犯了甚麼罪。一定要將他們活活的餓死呢。那協統聽了。又將目光在姑娘渾身上下打量了一回。方纔笑說道。像姑娘這般的一位辯護士。說出來的話。教人怎得不服從呢。我且請問。姑娘貴堡之中。現在有多少待哺的嬰孩。傑桂林想了一想。說道。六個孩兒。非乳不活。還有那邊瑪麗珊列斯。這幾天只怕還要添一個出來呢。富萊特立微微點頭道。他既是個鄉下人。當然可以自己哺乳。接着回頭向桌子那邊說道。孟斯脫。你去看去。傳我的命令。給他們留下兩條供乳的母牛。不用宰了。姑娘你想兩條夠不夠呢。姑娘鞠躬稱謝道。是夠了。協統笑道。姑娘不用太謙。說畢。便向旁邊坐的那位副將吩咐了若干的話。那副將便奮筆如飛的寫起來了。傑桂林隨即退了下來。一路走去。只見兩邊都是些汽車和腳踏的汽車。原來此時車子越來越多。噴出來的油氣。結成了一陣陣的白霧。又見那個叫做孟斯脫的領

命走出門去。方纔略爲放心。回到廚房一看。酒席已經預備得差不多了。就讓馬賽一人在這裏料理。自己卻登樓走進寢室。熟思半晌。纔選定了一件薄呢。鑲長條兒嵌成的純黑宴服。將身上那件衣脫下換了。露出一雙冰潔雪白的玉腕來。益發顯得嬌艷絕倫。又取出一個嵌鑽石的圍頸兒圍上了脖子。想了一想。又取出一朵細綢製成的紅玫瑰花兒。插在心窩兒下面的襟角上。大有顧影自憐之態。此時姑娘身上除此一朵紅玫瑰花兒顯些顏色之外。渾色穿的盡是純黑色。彷彿就要去奔喪執紼似的一霎時更衣完畢。走到姑母房中。此時天已垂暮。那依依惜別的夕陽。映得到處都成黑影兒。姑母見他進房。仔細打量了一回。便喝采道。真好縹緲。實在可人兒。傑桂林漲紅了臉。向姑母爭辯道。姑媽。你老人家怎麼也會錯會了我的意思呢。我這樣粧束。何嘗是指望他們的艷美稱賞呢。姑媽。你想。今晚筵席上的來賓。卻是咱們法蘭西人的世

仇。我一個法蘭西女子今日爲強權所迫。要去陪仇敵吃飯。這是何等樣的羞辱事。真叫做無可奈何。難道說你姪女竟是這樣的沒有心肝。不顧廉恥。還要希圖敵人的讚美麼。你老人家請看。我身上穿的。不是件弔我祖國的喪服嗎。我這鑽石和珍珠。卻是代表咱們法蘭西人的淚珠兒的。這玫瑰花上的紅色。乃是紀念咱們國民所流的血。講到這裏。已覺力竭聲嘶。嗚咽欲泣。再想往下講去。休想開得出口。聖戴侯夫人道。傑桂林。你又來了。快走過來。原舊照你這幾年來朝朝暮暮。坐在這牀沿上的老模樣兒。坐了下來。慢慢的聽我講來。你小孩兒家。畢竟沒有閱歷。須知這黃昏時分。乃是咱們最可希望的光陰。你剛纔所說的無可奈何那句話。真是一些也不錯。在這個當兒裏。咱們娘兒們可是實實在在的無可奈何了。你我既是明知是無可奈何。又何必再指望奈何他呢。咱們倆都是女流之輩。娘們兒在戰爭中。原是無可奈何沒擺佈的。咱們

婦道人家。除了忍耐和靜候兩樣之外。必無他法可以消磨這般可憐的光陰。須知這靜候二字。是最難做的事。但已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不耐靜候。又待怎樣呢。至於論到忍耐的事。你心中必定以爲樓下那一班人。都是善於忍耐的了。殊不知他們萬萬不行。那真正忍耐的人。不是他們。卻是他們家裏那一班倚閨癡望的老母。和那深閨善夢的少婦。他們心中。雖則十分痛苦。但是到了國家多難之秋。也不得犧牲他一切所愛。在這忍耐靜候四字中去做工夫去。你是法蘭西的花兒。怎麼可以不學習學習這忍耐和靜候的方法呢。我如今要教訓你靜候的方法。我便不能不先說今日早晨從你身上發生出來的那件事。我早起不曾說過。我們早有對付今天這種事情的計策嗎。但是這一種計策。必須等到咱們法蘭西的國軍。打退了敵人。克復了我這秦璠堡後。暫可施諸實用。計策多着呢。都是有連帶關係的。第一個計策不行。再試第二

個。就使敵人將巴黎京城都攻破了。也還不至於沒有計策。另謀恢復的事業。不過種種計畫。都得有一水之隔。地勢得利。方能奏功。姑娘道。這馬恩湖。不就是水嗎。聖戴侯夫人道。這話暫且放在一邊。不用多講。如今單講你對於法蘭西臨時的義務。便是服從敵人。靜候時機。你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他們日耳曼人。毫無疑慮。確信咱們已經是甘心降服。不懷異志罷了。他們如今進行極速。志高氣傲。已有拔山蓋世。所向無敵之概。今日居然被他們攻到了馬恩湖邊。他們的驕氣。也可想而知了。姑娘低聲問道。好姑媽。求你老實告訴我。我父親從前果然向你老人家講過今日這樣的事嗎。夫人道。何嘗沒有。我們二人。是最親愛的姊妹。而且我們大家都是極愛法蘭西祖國的。姑娘道。你老人家現在告訴我這些話。究竟是甚麼意思呢。夫人道。我是替你想法子。鼓勵你的精神。增添你的膽量。要你沉靜等候。千萬不可灰心失望。就得了。姑娘又問道。

萬一他們嫌疑起咱們來。又怎麼樣呢。難道說他們盡是瞎子蠢物。並不懂得疑心嗎。假使他們看破了咱們的計畫。又如何呢。姑娘言時。聲捷而柔。夫人一時心血來潮。發起熱來。盛氣答道。傻孩子。你又來了。他們怎麼樣會知道呢。這屋子裏。除了咱們娘兒倆外。別無第三個人。他們憑着甚麼能耐。可以探聽咱們兩個法蘭西女子在這密室裏所商議的話呢。

第四章

傑桂林姑娘下得樓來。只見天井中點得東一盞。西一盞。亮晶晶的。盡是汽車上的乾電燈。內中獨有一盞燈的位置。擺得最巧。那光線恰恰射在桌上。衆將就在這光下操作。姑娘看了一回。急忙走進餐室。見諸事都已妥當。便又走出來。囑咐侍立的衛士。請軍官們進膳。自己卻先回入餐室。恭候這一班不速之客的大駕。自己降進屋來。一霎時。果見那協統率領着衆將。魚貫而入。留下一

個衛士站在門口守衛。協統照例是立正鞠躬。鞠躬之後。兩眼又不住的向姑娘身上轉來轉去。然後走近幾步。到姑娘身邊。和顏悅色的說道。妙極妙極。非但姑娘的儀容。足以令人起敬。就是姑娘身上所佩的這三種顏色。恰恰正與我們大帝國合式。真是妙不可言。姑娘今天的地主之誼。真可稱爲盡到極妙的地步了。姑娘聽了。莫明其妙。只得問道。協統的誇獎。我卻很不明白。究竟是甚麼意思。還求協統指教。富萊特立笑道。姑娘的頭髮。和這件美麗的衣服。是純黑色。姑娘的冰肌玉膚。卻又雪白。姑娘櫻唇合這玫瑰花。又吐出這樣可愛的鮮紅色來。合此紅黑白三種顏色。不就配成了我們日耳曼大帝國的國旗嗎。姑娘真是可人。實在是妙不可言。姑娘聽了這種諷刺諧談的讚詞。心中好生難過。因想我穿這衣服。明明是表示哀悼之意。豈知偏又湊成了他這種悞解。正是有氣無處出。越想越氣悶。幾乎要發作出來。只得忍氣吞聲說道。原來

如此。但是天賦的顏色。任憑我們取舍自由。那有許多閒功夫去研究這個呢。如今被協統這樣的一道破。倒使得我寢食不安了。富萊特立高聲向衆將道。諸位你們都聽見了沒有。日後咱們攻入巴黎。建設新政府的時候。非得要帶了這位小姐同去。非但他的艷色。足以驚人。就這蓮花妙舌。也不是凡俗人所能夢想得到的。即使偶爾漫騁詞鋒。也無傷於大雅。借這天生麗色。遮掩瑕疵。綽綽有餘了。諸君以爲何如。姑娘應聲答道。等到將軍建設新政府時。我自然也要躬與盛會。替將軍們祝賀千秋的。富萊特立道。好極了。咱們就此入席罷。請姑娘靠近我這邊坐如何。你們諸位。仔細想想。我的私心重不重。這話又要說回來了。你想做了一個總司令。這一點兒幸福。都不能夠享嗎。說罷。又哈哈大笑起來。走到餐桌旁邊。自己選定了一個座兒。傑桂林也便鞠躬挨着他入席。其餘諸將。依次在擇定的坐位前站定。衆目攢集在主帥一人身上。看他有

何舉動。只見那主帥舉起一個酒瓶。替傑桂林姑娘先斟了一杯酒。又向自己杯中滿滿斟上。隨後用手一招。意思要教衆將各自斟酒。大家斟酒已畢。他便舉起杯來說道。適纔我與姑娘言語的衝突。大家不足介意。諸位將軍。我預祝咱們的大軍。直搗巴黎。這一下子。姑娘就如當頭起了一個霹靂。纔知道自己果然中了他們的圈套了。早就想到不該和他們同桌而食的。到得如今。再要懊悔。已是來不及了。正待發作時。方寸之中。忽又想入非非。好像眼前顯出早晨飛艇中的那人兒的影兒來。還是穿着一身厚重的制服。雙顴峯起。虎目圓睜。還有那方下巴兒。眼角兒上的小皺紋兒。活龍活現的站立在面前。好像是吩咐要他優待這一班人似的。說也奇怪。自從這幻景一現之後。姑娘心頭的怒氣立刻平了下去。一眼瞧見衆人尙擎着酒杯向他致敬。他便也操英語答道。恭祝衆位將軍。指日直抵巴黎。說畢。將杯中酒飽飽的飲了一大口。富萊特

立也同時飲了一口酒。方纔拖出椅子。向姑娘做眼色。要他一同坐下。口裏還讚說道。好一個絕頂聰明的女子。居然能講這種識時務的話兒。眼前咱們大家簡直用這衰亡的國語談話何如。（指英語而言）姑娘問道。怎麼叫做衰亡的國語。將軍究竟何所指而云然呢。富萊特立道。你聽我說。從今以後。這個世界之上。再沒有甚麼英吉利的國名了。皆因英吉利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大凡立國在這世上的。要是祇崇文事。不講武備。那國家存立的要素。便漸就消滅。自然而然的不成其爲國了。這是世界過去的歷史上。逃不出的公例。現在這世界上。只有一個大國。惟有他一國。能夠獨醒獨覺。參透這歷史哲理的真相。便是在和平時代。也無日不修戰備。因爲這個緣故。如今這一個大國。要稱雄全球。叱咤駕馭那些退化衰弱的國度。傑桂林發恨道。怎麼叫做退化衰弱呢。富萊特立道。我們常稱退化的英吉利。衰弱的法蘭西。一些也不會錯的。傑

桂林這一氣非同小可。身上幾乎要發起顫來。幸而心中尚有一線光明。常在那裏指導。暗中扶掖。禁阻着他。教他不可中那富萊特立冷嘲熱罵的大圈套。只聽他說道。將軍的偉論雄辯。敢不拜服。重文輕武的。果然不可以立國於世界。但是對於比利時國。又如何解法呢。富萊特立又聳肩笑道。比利時。他也可以稱得國嗎。從前呢。不錯。確是有這般一個比利時國。如今卻在那裏呢。總而言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乃是天演的公例。達爾文雖然是一個蠢爾的英吉利人。也居然虧他能夠明白這個道理。現在最強的國。就是我們大帝國。所以……說到這裏。微微一笑。便頓住不說了。姑娘覺得身上一時狂熱。一時暴冷。心下卻狠明白自己所處的地位。確是十分危險。旁邊坐着那位談話的人。從表面看來。果然是一個恭敬歉和的人。一心只在那裏討論甚麼問題似的。其實這個人卻如一個漁翁。把自己當做一條魚兒。在那裏使勁的釣。看他慳慳

懃懃把自己面前的酒杯滿滿的斟上了一杯酒。可見姑媽適纔所講的說是他們外君子而內小人。禮讓的外貌。便是他們鋼刀的鋒刃。把內藏的鐵石心腸。凶暴行爲。遮掩蒙蔽起來。可見得姑媽真有閱歷之談。纔說得出這種話來。忽然又變了思想。要用反對的話。激惱這無情的德國人。剝去了他的假面具。使他那野蠻的真相。全然顯露出來。無論用多少的代價。我也甘心。心中如此暗忖。伸手摸着酒杯底兒。口中卻說話道。將軍所說的果然能夠確信無疑麼。說到這裏。噐聲又起。屋中空氣。瑟瑟的顫動。富萊特立側着耳朵靜聽。等到那噐聲漸漸寂滅時。方開口說道。這垂滅的聲浪。只怕比起我口舌的答詞來。還要有多呢。頓了一頓。又道。如果一定要用口舌作答。也自無妨。姑娘對於我所說的話。便不能全信麼。請看今日這一齣活劇。也夠做個榜樣了。法蘭西的軍隊。見了我們望風而靡。法蘭西的地上。我們可以自由佔領。任意蹂躪。這

般的事實。在你姑娘心裏想來。果然是大大的覺得不舒服。不樂意。但這是勢所必然。理所必至。並不是人力所可抵抗的。現在除非將我們已有的功勞盡歸烏有之外。我大日耳曼帝國已有不得不戰勝全世界之勢了。世界萬國的哲理。都可以將來證明我這話是不錯的。此個時代。可以稱爲日耳曼國威發展的初期。我們不妨再將前古之事。作爲引證。從古以來試看那一個強國。不是從戰爭中博得威權來。無論那一國。不修戰備。國必歸滅亡。譬如羅馬原是世界的盟主。及至武裝解去。便消失了他的雄性。一時雌性立現。嗜欲薰心。大好精神。都銷靡在那聲色嗜愛之中。所謂萬國之母者。而今安在。請姑娘恕我魯莽。眼前的貴國法蘭西。也是與他同病相憐。以致貽笑於世界。英吉利也差不多。他們日常在打球蹴鞠場中。去尋生活。他們以爲弄假可以成真。球場中既能夠得勝。戰場也可以照樣的稱雄。這種自欺欺人的妄想。真是不值一笑。

其餘諸國。大略相同。無非是種瓜得瓜。自作自受罷咧。言畢。飲了一口酒。更續說道。講到我們大帝國。如今正在少年有爲的時代。我們的男子。個個有尙武的精神。真正的丈夫氣。女子也能够做像個女子。並不是甚麼玩具和耍貨。你們只講究快樂。你們把有用的精神。虛糜在你們所稱的文化之中。你們見我們有大學決鬪。軍人決鬪。便稱我們爲野蠻。從表面看去。果然是不錯。也怪不得你們要說我們是野蠻。但是論到實際。這都是養成尙武精神的原料。可以使得國民人人都明白流血的作用。領略受創的滋味。你們又嘗見我們軍官對待新募兵卒的方法。也說是殘忍。殘忍呢。果然好像是殘忍了些。但是惟有這猛烈待遇方法。纔能使那士卒用命。效死疆場。以求達到最後的大目的。我們這許多年數的臥薪嘗膽。也無非爲了這最後的大目的。又飲了一口酒。說道。說也奇怪。抱這種主義的始祖。原來不是別國人。還是你貴國的拿坡崙大

帝。咱們既講到法蘭西。索性拿你們的大法蘭西主義。來做個比方。何如。傑桂林道。甚麼叫做大法蘭西主義呢。原來那有始無終害人自害的人。也足以稱道的嗎。富萊特立道。怎麼不能呢。且說當時拿皇戰勝了我們普魯士之後。便想廢除我們的國軍。虧了普魯士那位賢公主費盡心機。纔把拿皇旨意改變過來。畢竟許我們存留一萬二千名兵士。這便是我們大帝國國軍的起點了。我們對於當時那張條約。只遵守了他的形式。精神上卻就很對不起了。爲甚麼呢。因爲我們在軍隊數目的制限上。果然一些不敢違改。但是對於這有限制的軍隊。非常注意。不但勤於操練。而且還要將中間那些惡劣分子。隨時淘汰出去。另補新兵。爲數雖只有一萬二千。但是操練得法。一個個執着武器的兵士。都有真正軍人的價值。直到後來。拿坡崙第三在位時。方建設了聯邦制度。於是大法蘭西主義告終。我們大日耳曼的新世紀就開了幕。成就了我們

現在急急進行的大結果。傑桂林聽着。手中的麪包。不知不覺的送入口中。要想吞下去呢。又要哽住了。咽不下去。口中覺得乾枯異常。只得用酒來滋潤了。咽喉勉強說道。如此說來。你也承認你貴國的創始。都虧着一個女子的犧牲。我又要請問了。這女子的行爲。究竟是正當呢。不正當呢。富萊特立聳肩而笑道。這事在個人的眼光看來。果然難免有各種的評論。不過照國家的眼光看去。萬事須看結果。方可定論。個人的福利。全屬於國家。國家是最重要的。個人對於國家。比較起來。便值不了甚麼了。姑娘便道。照你這樣說來。你也知道做了一個女子。是應當爲了國家。犧牲一切所有。去謀國家的福利了。說罷。抿緊了雙脣。靜待答詞。那協統並未注意。順着他問的口氣回答道。不錯。論理應當犧牲一切所有的。姑娘滿面飛紅。怒髮衝冠的問道。將軍的意思。天下沒一件事可以崇拜。沒一件事足以稱爲神聖的了。協統道。惟有國家是神聖的。姑

娘道。沒有比國家更高的了嗎。協統道。姑娘。我的意思。是以爲沒有比國家再高的了。姑娘聞言。頓覺身上的熱度。竟有一落千丈之勢。一時發起冷來。望四週一看。衆將官只顧飲食。並不管他二人爭論的閒事。杯盤狼藉。刀叉相撞。作響。夾着這些粗人的咀嚼。吞咽之聲。越看越氣。越聽越恨。心想這種外貌溫厚的人。他那心眼兒。比起早晨將他作爲香餅酒試驗品的施典華特。還要險惡萬萬倍。因爲施典華特這種蠢物。充其野蠻的量。也不過使姑娘身體受痛苦而已。惟有這矯揉造作冒充斯文的人。心眼兒偏比人還多。卻如拿着尖刺利刃。向姑娘的心窩中刺來。使他受那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非常痛苦。只聽得大聲說道。將軍你難道說忘記了。還有一個比國家還要神聖的。便是上帝和他的兒子耶穌基督。你所傳佈的主義。實在違犯了基督的教旨。你所稱述的哲理。和你那刀鎗一般。是屬於物質的。你就以爲可以戰勝全球。永遠駕馭一

切。使得那些認識上帝和耶穌的人民。永遠做你們的奴隸牛馬嗎。老實對你說。英吉利人愛他們的祖國。我們法蘭西人愛我們的祖國。正不輸於你們。但看比利時。他們打到精疲力竭時。尙且要效那困獸一鬪。也無非是爲了他們人民愛他們的祖國。卽如羅森堡。蕞爾小邦。他們國歌中還有一句唱的道。吾願永久保斯邦。若不是貴國先發制人。只怕如今也要與諸君相見於疆場呢。將軍你說我們法蘭西的國軍。見你們望風而逃。這話更不足信了。我們還有千萬個愛國男兒。在那礮聲響處。效忠流血。爲國捐軀。斷不能束手就擒。甘心降賊的。講到將軍所說的哲理。其中也未免有許多破綻。有許多疑竇。你個人值不得甚麼。我很佩服你這句話。因爲我已親眼目睹。看你們將人民的生命。任意浪費。人民的頭顱。任意揮霍。你們今日偶爾得志。無非爲了你們捨得這般的浪費揮霍。又爲了我們英吉利和法蘭西雖到極不得已時。尙是不

忍使生靈塗炭。學你們那般的浪費揮霍。至於你想我們兩國棄戈臣服。那就萬萬不能。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從此以後。只怕英吉利和法蘭西人。激發了愛國的熱忱。一個個都自願犧牲一切。效死疆場。使天下後世。都知道英吉利和法蘭西是永存不滅的大國。我們的子孫。永遠要做英吉利和法蘭西人。決不能改做別國人的奴隸的。我們文明人。說一聲投筆從戎。皆是出於至誠之熱忱。並不像你們用恐怖的壓力勉強練成的。所以造世界萬國的上帝。一定要給我們最後的勝利。到那時節。只怕貴國人的生命。已經浪費盡淨了。此時姑娘兩頰飛紅。雙睛暴漲。胸部湧陷。非常迅速。好像見了甚麼妖魔鬼怪似的那傍坐對談的人。也氣得三孔冒火。七竅生烟。只聽他嚷道。姑娘。所謂言大而誇的。就是你法蘭西人了。若是要銷滅這種愚忠的精神。也很爲難。怪可憐的。我很佩服姑娘的詞鋒。和姑娘的愛國心。但是無論如何。我始終只信一個

道理。便是慈悲的上帝。永遠和那礮力最大的方面同在的。說罷。他見姑娘並不置辯。便接着說道。你但看利其怎麼樣了。我們大礮的子彈。打得他們的礮臺。都成了灰燼。他們的軍隊。變成了枯骨。一片大戰場。不是做了我們大礮的紀功碑嗎。再看那奈末。起初也好像是兵強馬壯。萬萬不能降服的。如今怎麼樣了。莫卞其也是一樣的。總而言之。我們大軍到處。起初抵抗拒絕的情形。都是大略相同的。請問姑娘。你們貴國可有甚麼東西。可以抵敵我們那四十二生的密達的大礮。照這樣看來。姑娘。你還想指望你的預言有效驗嗎。姑娘聞言之後。渾身戰慄。咽喉乾痛。眼前模模糊糊。猶如遇着魘魔一般。正在此時。那隆隆的礮聲又起。震天價響的滾來。忽聞門外靴聲鏘鏘。接着便是叩門之聲。門開處。走進一個少年軍人來。全身軍服。蒙着塵土。作灰白色。面容憔悴。筋骨戰慄。走近協統面前。舉手行禮。腳跟晃動。好像站不穩的樣兒。富萊特立道。快

講看你這模樣兒。好像有甚麼緊要報告似的。是不是來的。那人說道。正是說這兩字時。聲氣短促。似乎要氣絕哩。傑桂林用了全副精神。仔細聽那人德語的報告。覺得他那口舌都不自主了。姑娘聽出了神。幾乎要學說起來。勉強忍住。卻又仔細觀察他二人的顏色。只見協統怒不可遏。雙手緊緊握固。及至那人報告完畢。他便立起身來。舉拳向桌面擊了一下。酒杯震翻。殘酒潑出。溼透了桌衣。從桌邊上直流下來。只見他暴哮着說道。嘿。諸君。你看這人。真是好的膽子。居然敢到咱們這裏報告。說是咱們的大軍。已經停止進行了。真是豈有此理。咱們的命令。只有進行兩個字。你們快吃飯。這人所傳的消息。如果真確。咱們今晚只怕還有事辦呢。說罷。回首向那人說道。你站在這裏幹甚麼。那人戰兢兢的答道。聽候命令啦。傑桂林見那人怪可憐兒的。便把自己的酒杯遞給他道。辛苦了。喝一杯酒罷。那人伸出半只手來。眼睛直望着協統。協統

見此情形。便吩咐道。畜生。還不快喝了。那人接過酒杯。一飲而盡。道過了謝。富萊特立便道。走罷。在外面休息一回兒。快到前方。傳我的命令。要他們重新整隊進行。去罷。那人領命而去。傑桂林對協統道。這人很困憊了。富萊特立重又坐下說道。困憊了。這算不了甚麼。他是已經磨練夠了的。說罷。又重斟了一杯酒。一口飲盡之後。置杯在桌上。右手擱在桌上。轉動酒杯。雙眉緊皺的在那裏出神。半晌方說道。快教你那僕人將桌子收拾乾淨。外面已經黑了。我們還有許多公事。不能不在這屋子裏辦了。傑桂林掉過頭去。照呼馬賽收拾桌子。這時候。姑娘心象又一大變。耳中猶如聽得法蘭西的凱歌奏旋的軍號。越吹越近。越吹越高。眼光非但不花。而且精神外射。眼腔兒裏幾乎要發出火來。頓覺房內的溫度。突然漲高了數倍。幾乎要悶死人了。把剛纔的寒氣盡情忘卻了。只聽得那協統說道。請姑娘預備一間臥室。我今晚只怕要宿在屋中了。傑桂

林照例鞠一個躬。協統道：「沒有事了。」姑娘道：「將軍許我告退了。」原來姑娘自己把自己比做一個入場考試的學生。此時一場考試已畢。急於逃出房去。他心中腦中靈魂中。只貯蓄着剛纔那人所報告的話。細細的溫習思忖一遍。富萊特立隨口應道：「是的。」接着便向旁邊吩咐道：「孟斯脫再去喚一個差遣的來。」傑桂林隨即照呼了馬賽。自己退出房去。耳中覺得凱歌聲。益發吹得響亮。卻因爲剛纔所聽見的那兵士的報告。不但是敵人停止進行。而且往後漸漸退下好些地來。所以這礮聲越鬧越近。越清切了。姑娘急忙忙。闖進了聖戴侯夫人的臥室。三腳兩步。跑到床前。埋頭在他姑母懷中。咕咕嚶嚶把前後情節怎樣的吃飯。那協統怎樣的態度。以及一切種種。講了約摸有一點鐘之久。直到講完之後。方和他姑母接了一個吻。急忙回到自己寢室。也不及點甚麼燈。只向窗口坐下。這時心猿意馬。那裏還指望睡得着覺。初出胎的希望。在方寸

之中。猶如輓轆亂轉。外面的礮聲。轟轟烈烈。衝入耳鼓。聽來益覺切近清楚。礮聲之中。雜着一種若遠若近的歌聲。推窗細聽。方覺那高歌朗誦之聲。從那日間挖掘的壕溝中迎面送來。零星篝火之中。隱約見有憧憧的人影。原來便是他們在那裏唱歌兒哩。且行且走。硬着喉嚨嚷道。惟願德意志。統馭全世界。可憐他一個法蘭西的女子。聽了這淒涼慘淡的軍歌。怎得不心驚肉跳。把剛纔那一線希望。盡付九霄雲外。心下自忖道。他們究竟是不是往後退呢。能不能時時刻刻的往後退呢。因而又想到富萊特立警告的說話。偏生外面的歌聲又來了。惟願德意志。統馭全世界。因念這明明是法蘭西的地土。他們如今居然在這裏唱。連帶前面路上。以及山坡那邊都唱起來。究竟是不是一輩子要往前唱下去呢。這軍歌果然是不是對於全世界的預言呢。於是雙舉玉腕。面對着西方。向空中合抱。口中咕嚕道。法蘭西阿。法蘭西阿。我那最親愛的法蘭

西阿。難道你竟沒有能力將他們驅逐出境嗎。又向那礮聲來的方向呆望了半晌。轉過身來。換去衣衫。倒身躺下。停睛望着那悽絕慘絕的黑夜。默默數那礮聲解悶兒。重又將終日經歷之事。逐一追憶回去。直追到那英吉利的飛行少年。霎時間又入了晚飯時的景象。宛然見那少年笑逐顏開的站在面前。春思幻境。瞬息萬變。又念那人許我不久再相見。究竟能否成就。一時心脈暴動。肺葉狂震。良久。礮聲漸漸沉寂。希望反漸漸增高。偶爾迷迷朦朦的合眼睡去。忽爾又驚醒過來。轉輾反側。乍寤乍醒。有一次醒來。尙聽得馬賽向富萊特立指引宿處的聲音。重又漸漸睡着。忽而驚醒躍起。一聽。礮聲已寂。長吁短歎了數聲。漸入黑甜鄉去了。這一覺直睡到晨光熹微時。方纔被礮聲驚醒。糊裏糊塗跳下床來。耳中只聽得嗚嗚的胡笳。合着錯亂迅捷的足步聲。一時人聲鼎沸。胡笳二次作響。姑娘跑到窗前。探首出去。往上一看。幾乎自己都不肯相信。

起來。要說是夢景了。原來西方的山坡那邊。空中來了一隻鳥形的東西。張翅奮飛。忽的下面豁喇一聲。飛起一個球來。直向那飛過來的東西身上射去。可巧尙未射着時。那勞什子先自炸裂。轟然一聲。火星迸裂。那飛機乘勢直衝過來。越飛越快。看得姑娘頸骨酸痛。眼花撩亂。兀自側着頭不停睛的望着。但見那條飛龍在空中左旋右轉。東翔西舞。霎時間。下面一片哀號聲中。又是砰然大響。震得四壁顫動。接着便是一片悽慘的馬嘯聲括耳而來。

第五章

昨晚高聲歌誦的那些灰色步兵。在那曙色朦朧之中。蠢蠢蠕蠕。擾擾攘攘。向那新開好的戰壕中跳將下去。雙手舉起了鎗。架在壕邊的土堆隙縫中。鎗口向着西南方。預備施放。只見在他們前面。忽然火光爆裂起來。霎時間。只見許多灰色影兒。連一接二的滾下溝去。姑娘一見。頓時膽戰心驚。連忙舉起頭來。

再望上看。卻見那飛機左旋右轉。原來那飛機正在那裏將鎗礮的目標。指示與那西南方山坡那邊過來的軍隊哩。姑娘那裏知道其中的奧妙。只見那駐紮礮隊的一方。忽然放出一個大礮。直向飛機打去。幸而那礮彈又作起怪來。猶如小孩兒玩耍的花礮一般。在半空中自己炸裂了。說時遲。那時快。忽然下面又是轟然一聲。震天價響。從上落下一個炸彈。卻在天井中牆腳邊開起花來。一陣硫黃的臭味。直往上面噴將出來。姑娘幾乎被那臭氣薰的暈倒。那響聲更是比衆不同。耳中震得嚶嚶的餘響不絕。姑娘方如夢初醒。纔知道這地方危險。不是玩的。急忙縮進玉軀。雙手叉住了下巴兒。站遠些。望着那萬物之靈。所演成的野蠻慘劇。雖有些兒膽怯。然而方寸之中。若有無窮的希望。無限的感觸。猛憶昨晚呼籲法蘭西的國魂時。也是在此窗前。不料而今果然應驗了。這上面的飛機。不是我國軍那邊派來的嗎。這炸彈不是法蘭西的軍火嗎。

從此以後。可知法蘭西人是勇往直前。決不退縮的了。想到這裏。又躡足走到窗前。又看見一樣東西。幾乎又要使他驚得氣絕了。你道是甚麼。原來那邊山坡之上。從那曙色迷朦之中。送過一種鮮艷的光線來。停睛細看。紅的藍的。閃爍。不是法蘭西的軍隊是甚麼呢。山頂上還有馬隊。騰雲駕霧般的下坡而來。可惜地位太遠了。不然。就看得見鐵騎上的健兒。披着藍袍。穿着紅袴。胸前背後。佩着鏢亮的行具。頭戴高盔。身乘駿馬。這便是法蘭西騎兵的模樣兒了。你道威武不威武呢。如此看來。他姑母的話。果然實現。果然應驗。阿呀。我姑媽不知道。這時怎麼樣了。像這樣的人。啼馬嘶。角鳴礮震時。那有還在黑甜鄉之理。他老人家一個人坐在房裏。不知受驚到怎麼個地步兒了。想到這層。急忙回轉身來。正想向姑媽房那邊奔去。忽然天井中又炸裂了一個彈子。將他窗上的玻璃。炸得粉碎。從破窗中透進一陣唿哨聲來。把個姑娘嚇的呆了。三

腳兩步跑到聖戴侯夫人房中喚道。姑媽。他們來了。馬隊。大礮。法蘭西。……法蘭西。……來了。只見那身材短小的夫人坐在床上。目中閃閃作光。雙頰凹處。略吐微霞。聽了姑娘喧嚷。不過略爲點了點頭。顯出一付莊嚴持重的夫人模樣來。柔聲答道。依賴上帝的垂憫。居然達到我所希望的目的。這炸彈的聲響。我是聽慣了的。一千八百七十年時。也是和這一個樣兒的。那時法蘭西的軍隊。在此守了一天。後來又遭德國軍隊猛力的鎗攻礮擊。你沒看見壁上還有幾處的窟窿嗎。他們將那雙塔的頂瓦。全行打毀。所以如今變了木頂的了。那時我媽和我。還有許多家裏的人。都藏在地窖裏。那個地窖。只怕我從沒有告訴過你。在廚房後面馬賽睡的那間房裏。打那兒走下去。就是一條地道。直通到那雙塔底下。姑娘打斷話頭。喜盈盈的說道。這不是榮耀嗎。法蘭西的國軍。畢竟要趕回來。驅逐敵軍了。姑媽。你看這不是很有榮耀的事嗎。他姑母慢慢學他

的口吻說道。榮耀嗎。好嗎。現在看看是好。但是等到事了之後。還不知道有多少受傷的。打死的。好端端圓顛方趾的人。霎時間盡成了骨枯灰燼。那傷的死的。不論他是屬於那一方。畢竟是人家父母的愛子。所以我說的話。你記着。這。是算不了甚麼光輝的事。但是我一個婦女。婦女本來是不能啓釁開戰的。那開戰的人。卻又是我們婦女們生育出來的兒子。唉。歎聲未畢。礮聲又起。等了一回。夫人又道。我的心肝兒。你趕快給我披上一件衣。我要下樓到廚房後面的馬賽一間房裏去。萬一我法蘭西的國軍。到那不得不毀壞我這屋宇之時。我也可以留着這一口氣。看看他們所經營成功的大功偉業。傑桂林立即依命替他披上了衣。急忙說道。我去喚馬賽來。咱倆扶您下樓去。您萬不能自己走下樓去。再不然。我一個人扶您下去。夫人道。別忙。你去喚馬賽來也好。你倆扶我還穩當些兒。我親愛的傑桂林阿。你心裏也得鎮靜些兒。那邊櫃子裏有

一瓶香鹽。先給我拿了來。你再走。這一股臭味。氣悶死人。傑桂林身子往後一仰。雙雙舉着玉腕。神采煊耀。憨態可掬的笑起來。道。無論如何。姑媽總是好的。好姑媽。是不是呢。說着奔到櫃邊。取了香鹽。只聽得軍號又吹起來。急忙跑到窗前一看。眼前只見日耳曼的騎隊。排列得整整齊齊。準備出陣。與那邊西山上衝下來的法國馬隊去交鋒去。姑娘看了一回。便走到床邊。即將香鹽遞給姑母。姑母開瓶嗅了一嗅。道。我很舒暢了。你去喚馬賽來。看他躲起來了沒有。傑桂林出了房。下得樓來。卻見那守衛兵兀自守在中間屋裏。餐室門大開。富萊特立帶着他一班軍官正從餐室中走了出來。此時富萊特立裝束已定。披着一件直拖到腳背的長袍。目光向屋子裏四圍一掃。一眼看見姑娘。一步一步的走下樓來。立刻除了帽子。立着正道了早安。又道。恁般早。姑娘怎麼就起身了。受驚了沒有。又道。我還要請姑娘下樓來說話呢。因爲外面鬧得聲音大。

高須得走近些兒。纔好說話。傑桂林此時驚魂未定。戰戰兢兢的移步下樓。口中答道。我正要去招呼我姑媽。搬到安穩些兒的處所去。那協統笑慰道。不錯。這也是件極要緊的事。既然如此。我只可少說幾句話。免得耽悞了姑娘的光陰。但是我離開此地。照例要向主人告別。看姑娘臉上。可知是飽受了驚慌了。如今你們貴國軍隊。好像有了援應。精神略爲振刷了些。這實在是出乎常情之外的事。我們只得暫時退避。另圖後舉。我想不久還可以再來完成這垂成的大功的。所以我不能向姑娘講告別的話。只得說暫別罷。但是無論如何。我們對於姑娘昨日的一番慇懃的待遇。不能不略加批評。姑娘本人不必說是再好沒有的了。便是姑娘所屬的衆人。都還能安分守己。這是不能不稱賞的。所以……說着。便向旁邊站着的衛兵說道。我想你一定有一枝粉筆。備給我應用的。衛兵聞命。立刻放下鎗來。解開了胸前鈕扣。從裏衣中取出一條粉筆來。

獻上。富萊特立即接過。走到中堂的正門邊。一手將門拉開。用粉筆寫了兩個德國字道。Gute Leute。意思就是好百姓。隨手簽了一個大大的名押。說道。這不過是表明我們到過這裏。往後我們再來時。如果有人在我之前。先到這裏。你們只要將這字指給他看。保你平安無事。決計沒有妨礙的了。姑娘是懂得德文的。知道這兩個字。就是好百姓的標記。這是我們在敵國中看得最高最重的順民標識。如今你快去辦令姑母的事要緊。千萬不可耽悞了。免得教他受了貴國人赤膽忠心所造成的禍殃。咱們暫別了。姑娘也答了一聲暫別。那暫字喊得分外的高。富萊特立又笑道。姑娘還沒有明白嗎。既是如此。咱們簡直說再會也好。說罷匆匆戴上軍帽。招呼所有的人一齊跟隨他出屋。連那衛兵都隨着他們轉身出去了。姑娘也便轉身入內。直奔到廚房。卻見馬賽坐在椅子上。雙手仆在桌上。抱成一個大圈兒。將頭納在圈兒裏面。一點聲息也沒

有姑娘在他肩上推了幾下。喚了幾聲。方見他大叫一聲。跳起身來。擦眼一看。知是主人。即便站定了。聽候使喚。姑娘連哄帶勸。好說歹說。鬧了好一回兒。纔把他引出廚房。上了樓。到得聖戴侯夫人室中。一主一僕。帶扶帶背。將一個害病的夫人。好容易迎下樓去。到了馬賽臥室中。將就安臥在馬賽床上。諸事已畢。傑桂林吩咐馬賽陪伴姑母。他自己卻匆匆走入廚房。耳邊還聽見他姑母問道。到那裏去。他便隨口答道。樓上拿東西去。說着。不問三七二十一。只顧自己往前走。此時姑娘因見富萊特立那樣志高氣傲。堅忍不屈的人。都已承認不能不走了。又是親眼目覩。那邊山上穿着紅藍色軍服的馬隊。親耳朵聽得法蘭西的炸彈。接連着望下打來。一時心花亂放。那裏還想到甚麼危險。記到甚麼恐慌。一心只想我到一塊地方。去看看外面的熱鬧兒。耳邊轟通劈拍之聲。絡繹不絕。彷彿全世界都已變成了戰場的一般。姑娘此時受了過於猛烈。

的激刺猶如瘋人一般。氣吁吁的跑上了樓。奔到那炸損的窗邊。往下看。卻見天井中的情形。與昨日下午竟是大不相同。那些來來往往吹軍號的人。一個也沒有了。偌大一片廣場。霎時間打成了一個淒涼世界。地面上舖的石板。炸得東一塊西一片。破損得不像個樣兒。汽車和腳踏汽車。已經逃的乾乾淨淨。不知去向。只有幾輛炸損了的。疊成了一個大堆。其中有一輛車子。因汽油着了火。燒成一個絕大的火球。圍牆上面的石板。也有數處打碎。連牆都成了幾個缺口。一隻四足筆挺的牲口。躺在地下。腹中流出的血。凝成了一條小溝。姑娘正在那裏眺望。看得出神時。忽然霹靂一聲。不知從那裏來的。急忙回到自己房中。在西邊那窗口。重又眺望起來。原來兩軍鏖戰最酣之時。正在姑娘服侍他姑母下樓的那當兒。此時法蘭西的馬隊。依然橫隊在山坡上。按住陣腳不動。在平地與敵兵交鋒的。卻是一字兒排開的步隊。大家俯伏在地。向姑

娘這方面對着戰壕中射來。每放一排鎗後。大家向前猛進幾步。旋又仆下。但見各人頭上的小紅帽兒一晃一動。可不是他們在那裏得步進步的攻過來嗎。忽然嘍嚕嚕一陣響。不知從那裏發了一排機關鎗。便見這邊一個。那邊一個。劈劈仆仆應聲而倒。直向草田中滾下去了。看看紅帽子的步隊。似乎有些支持不住。一時急得姑娘脣枯淚乾。嘴裏不知不覺的祝念道。快上前來呀。紅帽子的兵快來阿。快趕他們出溝去。快快來趕他們出去哪。上帝呀。求你愛護我們。你們不要停止呀。念了一大套不倫不類的呼籲激勉的話。那裏知道那紅帽軍兀自不睬。並無一點進步。把個姑娘急得直跳起來。不得已再移睛向灰色兵溝中仔細看去。只見他已死了許多。其餘活的尚在那裏放鎗。再看到那邊灰色兵的盡頭處。一間草屋着了火。這明明是瑪麗珊列斯家的屋。一霎時屋頂燒透。火焰高騰。接着便隱約聽得些呼號聲。紅帽兵一見。乘勢撲了過

來。不多一回功夫。只見這裏那裏倒了幾個。有一個穿緊身小紅袴披金鑲藍褂子的軍官。手中擎着一把明晃晃的指揮刀。隨在步隊後面趕來。忽見他舉臂一揚。仰面倒地。打了幾個滾。也滾下草田中去了。姑娘見此光景。悽慘已極。不忍再看。只得游目到山坡間馬隊那邊去。卻見馬隊兀自停蹄不動。耳中又聽得一陣軍號聲響。一霎時。唿喇喇一片馬蹄聲。猶如春雷暴動。秋潮怒吼。一般人和馬。馬和人。一排排。一團團。風馳電捲般從後面滾盪而來。馬上的人。一律是黑色長袍。衣襟袍角。迎風飄舞。一個個抖擻精神。伏在馬背上面。雙手擎着短鎗。準備施放。原來就是日耳曼的敢死騎隊。再看那山坡上的法蘭西馬隊時。居然也是蠢蠢而動。起初行得甚緩。漸漸加緊起來。越近越快。這邊馬隊衝去。那邊馬隊殺來。姑娘暗忖。這一次交鋒攏來。馬上人刺馬。馬下人殺人。一定要殺到血肉橫飛。尸骨高積。纔肯罷休。真是人道已絕。天理無存。那裏再敢

往下看。霎時間如醉如癡。伏在窗檻之上。憑你將雙目緊閉。那慘惡的景象。兀自顯呈在腦府中。那裏還攆得出去。憔悴半晌。不由自主的再偷眼一看。只見兩軍已經攪成一團。漸漸分開。糾成了幾個小團。廝殺。畢竟是紅藍色的得勝。黑色的見勢不敵。敗陣而逃。紅藍色的拍馬追來。這當兒紅帽的步軍又放出一排鎗來。這邊溝中的灰色軍。已是打得七零八散。只剩下幾個傷兵。一跳一縱。逃出溝來。東一倒。西一歪。膽大些的。高起興來。也回敬後面幾鎗。其餘的抱頭鼠竄。從這邊牆腳邊逃去。後面紅帽步軍。那裏肯捨。緊緊追來。姑娘一見。喜出望外。急忙轉過身軀。奔到牆邊。扯下一面法蘭西的國旗來。跑到窗邊。乘着紅帽軍從下追過時。晃着小旗。高聲嚷道。軍人萬歲。法蘭西萬歲。戴紅帽的兵。猛然抬頭見此情形。臉上格外光彩。精神頓加百倍。後面一個少年軍官。一手搶去自己頭上戴的軍帽。舉手揚帽爲禮。粲然喜笑。兩個腿尙是沒命的趕

來再向前面看去。只見又來了許多法蘭西的步隊。後面一輛汽車壓陣趕來。車前樹着一面法蘭西的大旗。隨風飄展。鮮艷奪目。姑娘看罷。急忙飛步出房。跑下樓去。走至堂前。只見披雷和小吉恩在西邊圍牆腳下。蹲倒身軀。正在那裏叫苦呢。姑娘方知他們已被開釋。招手喚了一聲。他們走了過來。也無暇說話。忙移蓮步。跨下石階。披雷吉恩猶如姑娘的衛隊一般。緊跟着走出了大門。向東一望。便見許多紅帽軍人。還在灰色軍後面緊緊追逐。前面那輛汽車。已在牆腳邊停輪。車中跳出一個軍官來。頭上戴着金緣紅帽。身上穿着藍袍紅袴。足登長筒皮鞋。出車之後。一眼瞧見姑娘。和這一個老人。一個小子。恭恭敬敬的站在一邊。便走近前來。道過了寒暄。又說我是大佐馬島姓傑桂斯。名今日給姑娘送自由來的。傑桂林伸出纖手行禮。口中答謝道。小女子專誠出來。歡迎將軍進屋歇息去。那大佐俯首握手時。姑娘一眼便看見他頭髮已是斑

白了。心想何以陸軍將校多半是老年人當的。因又想到自己的老父。鼻中一酸。眼中淚珠兒幾乎滾將下來。大佐說道。我早知道要受姑娘這樣的歡迎。就該早些兒趕到纔好。但是這破牆之中。誰又指望有這所大屋呢。聽說這村叫做秦璠村。是不是。姑娘答道。我便是這一村之主秦璠傑桂林。歡迎將軍在此歇駕。馬島聞言。笑逐顏開。連稱好好。又道你令尊大人。乃是我的好友。今日無意之中。救得軍人之女脫離虎口。也不枉我走這一遭兒了。傑桂林道。將軍何妨就進屋呢。幸虧將軍來的尙早。那日耳曼人居然還留下一點東西。可以敬將軍哩。馬島笑道。我狠願進屋去。我纔發的命令。是克復貴村。暫守不動。所以今天還有許多事。要煩擾姑娘呢。我記得尊大人有一位令姊。如今可還在尊寓否。傑桂林道。不錯。家姑母是在這裏。馬島道。等我公事完畢之後。再煩姑娘帶我到令姑母處問候去。說着已進了天井。大佐四面一望。大笑道。妙極了。想

不到咱們的礮子。射得這樣準。忽又改容道。礮法雖練得好。卻沒預料。到要傷害姑娘。這貴堡觀瞻呢。說得傑桂林也笑起來。心中覺得這大佐的一種威嚴氣概。與他父親相仿。可憐這位姑娘。他自從昨日早晨起。直到如今。好容易纔吐得一口痛快的氣兒。滿心格外喜歡暢快。正色說道。大佐的謙詞。我實在不敢當。你看咱們這許多好同胞。連性命都肯爲國家犧牲了。難道說我這幾間陳舊的破房屋。就不能犧牲嗎。大佐聞言。點頭讚歎道。哈哈。看不出姑娘有這樣的愛國精神。真可敬服。噢。不錯。我明白了。你原本是軍人的女兒。怎麼能毅不愛國呢。姑娘氣喘吁吁的說道。我親眼看。……看他們死了。躺。……躺下來。男兒爲國捐軀。果然是大事業。只是太可怕了。這邊倒了。那邊還是拚命的打。甚麼礮隊咧。馬隊咧。真可怕。慈悲的上帝。我們人類究竟爲甚麼要有這凶惡的戰爭呢。馬島聳肩笑道。咱們既要圖生存。保國家。就不能不戰爭。這時候又到了

一輛汽車。車中走出幾個軍官來。馬島迎上前去。略談數語。便見步兵一隊一隊的魚貫進門。一律架好了鎗。分列兩旁。傑桂林眼睜睜的望着自己的國軍進門。心中愉快自不必說。馬島回來問道。求姑娘借給我們一間房屋。以便商議軍情。傑桂林點頭道。那邊就是。不知將軍合意否。剛纔德國軍官也就在這裏面商議軍情的。他們昨晚還安安穩穩的睡在這樓上。不想今天。天從人願。果然被將軍的軍威所震。敗退下去了。馬島道。勝敗乃是兵家常事。原不足道。如今且請姑娘帶我們看那間房屋何如。姑娘遵令陪着一班軍官。步上石階。馬島一眼瞥見那門上的粉字。即便推開了門。指引隨侍的軍官看了。問道。這是甚麼東西。那裏來的。傑桂林笑道。這是預防德國兵搶劫的保險單。是富萊特立爲協統臨行時親自簽的字。馬島大笑道。果真是協統嗎。他既名爲富萊特立。爲甚麼簽的名字全然不同呢。說畢。咬脣凝思半晌。大有懊喪之意。傑桂林

道。我倒沒有仔細看他簽的名字。我只知道他便是攻進村來的德國軍隊的總司令就是了。馬島點頭道。這人確是一個總司令。他部下的兵。斷不止這一些兒。只怕後面還多着呢。早知道他在這裏。咱們就該擒獲他纔是。姑娘你那不速之客。分明是全軍的統帥。只怕不止是一個協統罷咧。言時。只見一個軍人騎馬進門。馬島問道。黑騎兵擄獲了多少。那人未及答言。傑桂林先就將他們導入餐室。含笑說道。此室在一點鐘前。還是敵軍的議事廳。如今卻是咱們的了。馬島尙是詫異道。這人除非得了神經病。不然。怎麼會冒險到這般地步。第茨莫列斯。他早疑到是他。因見他那軍隊。似乎是白佛利亞的。傑桂林急忙追問道。將軍所說的。不是第茨莫列斯隊長嗎。將軍也認識他嗎。他如今在那裏。馬島笑說道。我怎麼會不認識他。姑娘你也認識他。而且還搭救過他。我統通都知道。他已經給我細細談過一遍。至於他如今在那裏。我卻不得而知。我

只知道今日早晨。我們向這一方攻擊時。他還在你頭頂上面馭空而飛呢。姑娘忙又問是不是在那上面轉來轉去的飛機中。大佐道。一些也不錯。指引我們毀損你這屋宇的。就是此人。他如今去追逐敗軍。察看他們退到那裏爲止。且住。咱們既得了坐處。還要奢求姑娘賜一瓶日耳曼人飲賸的酒。潤一潤喉。姑娘忙回說。待我親自去取來。供獻將軍。聊盡簞食壺漿的意思。說着一路走去。呼喚馬賽取酒。忽然兩頰飛紅。連自己都不明白是甚麼緣故。但覺得這一次臉紅與尋常不同。非但沒有羞慚窘迫的意思。倒還覺得十分痛快。非常暢適。講起第茨莫列斯來呢。姑娘在今天大清早裏。早就疑心到那飛艇莫非就是他的了。如今得知果然是他。因自忖道。本來呢。他去時早就說還要再來的。卻再也想不到他要這樣回來的。偏是他指引着鎗礮對準我這房屋上施放。因此又疑心自己剛纔對馬島大佐說錯了甚麼話沒有。又自忖道。不錯。怨不

得我這住屋。始終沒有受甚麼大損傷。又想幸虧早沒有人告訴我。萬一早知道頭頂上轉來轉去的就是他。眼睜睜看那礮彈連一接二的向他打去。又不知要怎樣的着急。怎樣的心焦呢。一時闖進廚房後面的房裏。歡天喜地的報告他姑母道。恭喜恭喜。敵人全跑了。如今來了一個認識我父親的馬島大佐。現在樓上討酒吃。馬賽快去取酒。多拿幾瓶來。還帶幾個酒鍾兒。馬賽應命去後。傑桂林便躺在他姑媽身旁說道。那英國人的隊長。就是昨日早上來的那個。今天是他指引咱們軍隊來攻擊的。先是在空中指導地勢。如今去偵探敗軍的去處去了。聽說就要回來的。究竟還不知道怎麼樣呢。說罷。又跳起來。走到舊衣櫃上嵌的一面鏡子前整理衣裝。一眼看見他姑母在那鏡子裏望着他笑。未免有些不好意思。急忙趕到廚房。恰巧馬賽已取了酒來。姑娘將酒瓶酒鍾一齊放在小盤中。自己端了。走到後面一扇門邊。跨進餐室。只見馬島和

幾個步馬礮隊的軍官圍桌而坐。見他進房。一齊站起身來。馬島老氣橫秋的一一替他介紹過了。彼此行禮已畢。姑娘便說了一點村酒和衆位接風。大家感謝不置。姑娘惟恐耽誤了他們的公事。急急出了餐室。到天井裏一看。死馬破車業已移去。步兵三五成羣的在那裏談笑。一時想起瑪麗珊列斯。自今晨遭殃之後。尙未過去探詢。因從圍牆之西一扇小門裏出去。舉目一看。卻見情景大變。戰壕那邊有幾輛插着十字旗的車子。在那裏慢慢行來。到處收集傷兵。溝中滿積着屍首殘骨。就用昨日掘起來的土掩蓋在上。可憐無定河邊骨。還是深閨夢裏人。姑娘見此情形。未免心酸氣阻。自問還是先去探視遭殃的人家呢。還是先去幫助看護傷兵。一時倒打不定主意。忽然頭頂上面一片怪響。宛如一根棍子。在木板上滾下來的聲音。擡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一架飛機。直向自己這方面駛來。越看越大。到得後來。響聲漸漸短促起來。只見他轉了

幾個圈子響聲忽然停止。機身一歪。幾乎掀翻下來。又往前猛進一程。方纔平躺下來。離姑娘約摸有二丈多遠。平平穩穩的落下地來。機上那掌舵的鬆了舵盤。跳下機來。說道。姑娘早安。想不到兩次在這裏停機。都遇見了姑娘。真是奇遇。傑桂林聽了這話。臉上不由自主的飛起紅來。霎時間。胸中所有一切悼亡哀死的心懷。都拋入九霄雲外去了。含羞問道。你不是第茨莫列斯隊長嗎。第茨莫列斯急忙伸手摘去了頭蓋和面具。走進一步答道。一些也不錯。我不是早說還要回來的嗎。

紅鴛豔牒卷上終

上海圖書館藏書



4541 212 0001 0228B

說...小...情...言

淚情癡

妹姊乳

甲午中日
 之役某官隨提督入臺灣
 於軍書旁午時治遊挾妓我軍
 既敗割臺媾和某官與妓某有
 嚙臂盟至是流落不能歸牛衣
 對泣鍾情獨深書敘其事
 婉曲入妙

是書為言
 情小說而寓懲勸者敘同
 乳姊妹二人一貞一淫一善一
 惡兩兩對勘以明是非其結果
 為福善禍淫褒貶處措辭皆極
 忠厚誠通俗教育之良好
 教科書也

角六册二

角五册二

玫

瑰

花

新 譯

恨 縷
情 絲

二册 六角
林紓譯 本書言情與他書迥異。其細意熨帖處。讀之能令人增伉儷之篤。而無淫逸怠惰之思。洵佳構也。

玫 瑰 花

編續

一册 三角五分

林紓陳鱗譯 書言某名士求婚於一處女。女力拒之。旋名士遇禍而薨。女乃改易姓名。爲之看護。一片深情。均從艱難困苦中婉曲達出。前編述至某名士嬰廢疾止。本編則從爲看護婦說起。

各 種

言 情 小 說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二册 六角

林紓譯 此書上册述一女子召殺身之禍。下册則述一女子享倡隨之樂。隱爲女界痛下針砭。譯筆亦極雋永。

荒 村 奇 遇

二册 四角

李澄宇譯 有貧女索債於富豪。不得當。窮途無聊。挈室中革囊去。翌日轟傳富豪爲人謀殺。女於中途復遇惡人。幸少年某義助之。遂依少年。乃少年爲富豪子。見逐於父者。偵探治是案。盡抉富豪隱事。情節離奇。令閱者不能釋手。